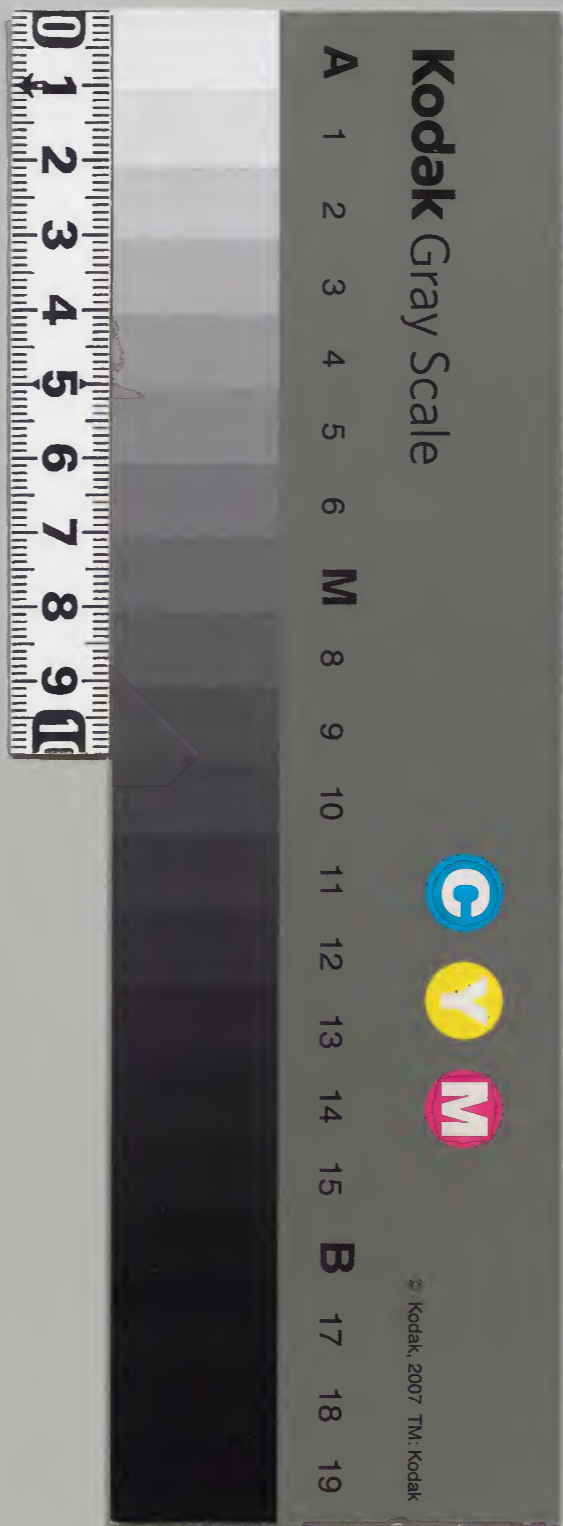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三	九	七
四	六	三	七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毛	八	漢	
五	三	書	
函	九		
二	七		
冊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397	
冊數	4	(2)	
函號	275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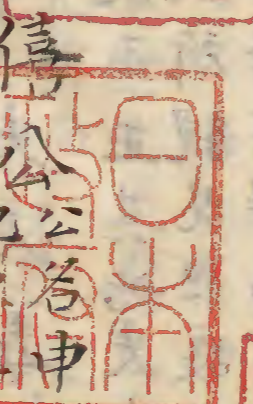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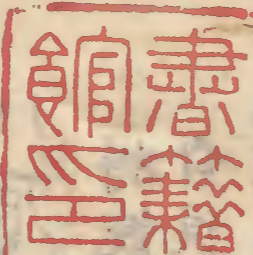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春秋卷第五

淺草文庫

廣陵郡 高開集注



元年

閏十一月

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上不受於天子內
不書於先君不正其始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前書狄入衛而不
書救衛此書救邢

而不書狄伐邢以見三國之師非為救邢而興也本欲救衛也
方狄伐衛齊侯合宋曹之師將以救之而駐師不進次于聶北
聞狄已滅衛重勝伐邢於是年救邢此所以先言次而後言救
也救急辭也次緩辭也急而得緩辭其志急矣夫齊侯能攘夷
狄而霸諸侯聞元年救邢稱人機其無功也且見齊獨救之狄
不畏也今書師是師諸侯之師以救之師諸侯之師救之者期
於必救也而書次見其救難不速也救之不速者責其師可以
救而徒為聲援而已遂使衛竟為狄所滅而邢亦不能自固是

乘

徒聲

奔侯徒志於義而已矣。雖然齊侯進師之緩，固為可貶，或不終救之，則狄人貪恠，不知紀極。其後能存之於終，亦不可謂之無補也。夏六月，邢遷于夷儀。此三國之師救邢，又無功也。言

至於遷平，邢衛皆以夷狄外侵，國破而遷。許以介手，鄭楚之間，逐至于四，遷蔡則迫於楚而遷也。此書邢遷者，見齊侯以三國之師不能速救，致邢畏狄之難而自

遷則狄之強盛而中國之衰可知也。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著邢人已遷而三國之師因為之城，蓋善之也。亦見齊侯貪有鄰之惠，曾不若救之之速，故復列三國之師以愷。機之且始不能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秋七月

戊辰，夫人姜氏薨，死於齊，人以其歸。莊公欲娶姜氏，汲汲惟恐不得，既不正其始，夫婦之道不數年間卒成大惡。楚魯國此齊侯所親見也，故召之至于夷而殺之，而以之歸。夫弑君之賊，人皆可得而誅之，而魯以臣子不得討，則齊侯殺之為是。此霸者所以行平，諸侯之義，故聖人不罪齊侯之殺，但書薨于

夷，則夫人不得其死，昭然可見。而莊公娶仇讎，淫蕩之女，以禍魯國，又不得貶絕而可知也。然齊侯殺之，是而不當，以歸繼書齊人以歸者，罪齊不當取其尸，故也不言以喪。故者不成，卒喪也。雖然，夫人義已與魯絕，又不當故之于魯，如之何則可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楚人伐鄭，夷狄加兵于中國，謂之伐者，以中國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禮書。荆本子爵，僻在南荒，不從中國政令，而得夏不恭，敢僭大號，故夷狄之也。莊廿三年書荆人來聘，蓋周室微弱而蠻荆敢與中國交聘，諸侯不以夷狄待之，而待以中國之禮，聖人因以人歸之，非進夷狄也。以懲中國，後侯與夷狄同也。然猶君臣同辭，無復尊卑里之辨。廿八年荆伐鄭，猶前志也。此年書楚人伐鄭，則見其地廣兵強，暴橫難制，自是一經之終不復稱荆矣。然終齊桓之世，唯祗稱人而不得與於中國之盟會者，為齊桓能制其強也。至僖十七年，齊桓卒，於是始橫十九年，則已盟於齊矣。廿一年又盟于鹿上，至秋則書宋公楚子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楚於是平始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齊侯矣。所以著其強大難制，中國不能抗也。至宣公十四年，以威許侯，聖人復書曰：楚使亶申人

待魯國又不得貶絕而可知也。然齊侯殺之，是而不當，以歸繼書齊人以歸者，罪齊不當取其尸，故也不言以喪。故者不成，卒喪也。雖然，夫人義已與魯絕，又不當故之于魯，如之何則可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楚人伐鄭，夷狄加兵于中國，謂之伐者，以中國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禮書。荆本子爵，僻在南荒，不從中國政令，而得夏不恭，敢僭大號，故夷狄之也。莊廿三年書荆人來聘，蓋周室微弱而蠻荆敢與中國交聘，諸侯不以夷狄待之，而待以中國之禮，聖人因以人歸之，非進夷狄也。以懲中國，後侯與夷狄同也。然猶君臣同辭，無復尊卑里之辨。廿八年荆伐鄭，猶前志也。此年書楚人伐鄭，則見其地廣兵強，暴橫難制，自是一經之終不復稱荆矣。然終齊桓之世，唯祗稱人而不得與於中國之盟會者，為齊桓能制其強也。至僖十七年，齊桓卒，於是始橫十九年，則已盟於齊矣。廿一年又盟于鹿上，至秋則書宋公楚子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楚於是平始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齊侯矣。所以著其強大難制，中國不能抗也。至宣公十四年，以威許侯，聖人復書曰：楚使亶申人

來獻捷貶其爵又稱獻所以抑其強也自晉文卒復有事于中國皆稱其爵以明中國表狄盛衰之漸唯貶而稱人者各隨事以見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櫪丘

九合諸侯此其三也此會為衛城楚丘因為邾保楚也公至以喪行亦一時之權也臣國皆君則邾人必非微者以其喪姜氏故貶而人之然邾喪姜氏莒喪慶父公不請於會以討又乃既會而敗其師非禮也九月公敗邾師

于偃邾人以喪姜在邾故成虛丘以窺魯哀姜既誅邾知奇魯之交各將歸其成公往要而敗之仲以知要而敗之曰無伐邾之夏而冬十月壬午二十公子友帥師敗莒

師于鄆獲莒俘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敗未於莒而卒

至於興師以毒鄰國無辜之民也夫弑君之賊豈得以親親掩之乎又稽天討一至于令及慶父則哀姜已死欲復敗魯人而不平乃自縊遂致莒人持是真師而末以責賂於魯夫莒變亂不執固異乎蔡人殺陳佗者矣又復責賂不已信有罪矣公子友既不能喻以辭命使知不編而退乃遠出師以敗之又獲其

大夫以償之挈其莒子之弟獲挈者所以誅公子慶父之賂也春秋以季友至此戰持謹而曰之所以深責之也仇許侯戰而死曰滅生得日獲而大夫生死皆曰獲者以在之般之皆在得

之之後故也仇獲人之君與其大夫及其見獲者均為有罪其間曲直之義則各存乎其文仇小國之大夫不名夏接於魯則名詳內也十有二月丁巳十夫氏人之喪至自齊用

鄆我地秋七月齊人殺哀姜而以之般今歷二時魯不迎其喪者以夫人預弑同公義欲絕之故也倍公新立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故請而葬焉此所喪至自齊也然哀姜豈可姜復配宗廟哉魯以臣子不得討齊以霸主舉法故臣子可認得

霸主之命以尊宗廟霸王亦可認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全齊以公義註之是齊已絕之矣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不忍絕之也

是以聖人因其喪之至而特去姜以絕之於齊而有夫人氏以見魯之不忍也何則莊元年夫人遊于齊不稱姜氏者蓋與齊侯同弑其夫也弑夫之罪重臣子得絕之也故全去姜氏今此與慶父同殺其喪罪稍輕終不可以子故讎母唯霸者得

行爾故上去姜而右氏若姜氏皆去之則是絀夫絀子之罪均
 故存氏以別之也然則春秋者信制受之權衡揆道之模範矣
 二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也此會榿之諸侯城之
 狄所滅不能保有故也然其辭若魯獨城之何也齊侯之與諸
 侯會于西也以攘夷狄尊中國為盟至因二年狄入衛而齊侯
 不能救致衛君狄所滅衛无踰年然後卒諸侯城楚丘以封之
 而齊侯乃自以為功也衛人亦謂齊侯於我德莫大為聖人書
 之魯無於異常託侯者蓋惡其盟之無信救之不速令魯有存
 亡繼絕之善然天子在上而後侯輕敢專封非其所守而禮與
 力役以城之皆王法所不容也故但書城楚丘而齊桓之行夏
 可見矣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薄之斯可見當時
 已不與齊桓之封也然則為齊桓者如之何則可曰狄人即遂
 請命于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於天子而封之如是則天王
 命在侯城楚丘以封衛而齊桓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
 甫城彼朔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
 子之命而經營四方乃人臣之職及其成也又告于王可也豈得自專哉
 夏五月立于已十葬我

小君哀姜

十有一月而葬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魯人
 以姜氏得罪宗廟不敢從夫之謚遂循文姜之

例別謚白哀嗚呼是曾不若不謚之虞師晉師滅下陽始

為愈也聖人書此以罪魯之臣子虞師晉師滅下陽
 見於經以三傳及孟子攷之晉實主乎伐號而春秋以虞為首
 何也貪賂忘親以師導晉為之前驅故聖人以虞首惡也曰
 虞人晉人而曰師者正著其恃眾以凌虞也取邑而言滅者下
 陽號之所保下陽舉而號亡不待殞其社稷也蓋虞不假道則
 晉不得逞下陽既喪則號遂以亡聖人作春秋書却伯入于櫟
 而不書入却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而不書滅號觀物有要矣
 秋七月齊侯宗公江人黃人盟于貝澤齊侯仇合

四也江黃者楚與國也二國遠小而僻陋全未定盟則楚失其
 援矣始末暖齊侯不以遠小僻陋而忽之遂為之合諸侯則齊
 此在侯宜皆會也然大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齊宋大國之
 君而盟遠國之微者則齊侯不必皆至著齊侯之信而服楚之
 象見
 冬十月不雨萬物渰雨以生須雨以成一時愆元猶
 存所損况不雨荒於弥年則其災可知矣

兮

此書首月以見一時不
雨而僖公以為之憂矣
楚人侵鄭 齊已強而楚人失據矣
此書侵鄭楚人懼也懼而侵鄭者何楚失江黃矣能爭鄭猶可
抗齊也以是見楚人欲與中國爭衡也唯不得却是以服齊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一時無他意唯首月書
夏四月

不雨 自去冬不雨至于今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必有時
而雨猶以不足而旱也若直不雨則早在其中矣連於

首月抱書之見其為災之
徐人取郟 凡國不言取此郟國也
久而僖公以不雨為念也

有郟庸郟 郟鳩之類皆君子郟夷落雜居江淮之間者當時夷
狄無城郭宗廟社稷之守故但以取為文詩曰荆郟是懲然則

郟與荆同為中國之患徐人欲預中國盟會故六月雨
取郟以自効厥後齊侯為壯丘之會蓋為北也

之終也且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吉者以是月雲而祈
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國之大變不可不書亦見僖公憂喜

在子民也夫所謂王者豈能使陰陽無旱潦哉知以斯民為
憂而已故歷書之以見急雨之意焉所謂務農重穀者也 秋

侯此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
五也齊將伐楚既得

江黃二國共為犄角乃為此會以諭諸侯故曰陽穀之會齊桓
端委檣笏而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蓋江黃再會而不怠可以

大舉伐楚也故但書會而已又黑子貫澤之盟也或曰侵蔡次
陘之師諸侯皆在而江黃獨不預焉安知其謀代楚乎曰兵有

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兵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
也江黃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此用兵之法自召陵退而

執淅塗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諸侯侵
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 久之公子友如

齊以蒞盟 九魯遣大夫往他國盟則曰蒞盟此蓋公有它故不
預乎陽穀之會故使上卿如齊蒞盟也亦足以見齊

桓寬政優簡 林延人伐鄭 此伐鄭者懼齊也凡謂之伐必有
於諸侯矣 辭焉知齊之定伐故有事于鄭以

拒齊也楚以夷狄連三歲加兵于鄭欲與中國抗御則中國之
衰可知已齊桓豈可已哉於是明年諸侯大舉伐楚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衡

乎

許男曹伯侵蔡

此齊侯大舉伐楚所以攘夷狄而尊中國也曷為而先侵蔡乎曰侵者無名與

師也齊侯欲攘夷狄尊中國經言馳驟十數年矣豈如左氏所載直為蔡姬舉哉今以伐楚會諸侯則諸侯之師實為楚動而齊侯以為蔡先附楚不預中國盟會者二十有三年乃先加兵于蔡聖人罪其行戾之迹殆若怒蔡興師而因以及楚耳故書曰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蓋明其以蔡故而勤諸侯也以蔡故而勤諸侯則是一人之私而非天下之公舉也是之謂齊桓之譎但以此伐楚之名正而掩其譎耳聖人實書之見私慾之為害如此然予壽者正為下文遂更起也其蔡潰以蔡國區區嘗困於楚而世侯之師遽及其境彼何恃而不駭且潰乎蔡侯以是念齊終身不預中國盟會也然齊侯守國鑿斯他也築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可也斯令兵一及境而民遂潰散則君之不能守其民可知矣沈潰言潰鄭潰之類皆是也遂伐楚書遂者著齊侯怒蔡興師因乘諸侯兵力類皆是也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齊侯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為天吏而伐之也然楚乃蠻夷之國強暴僭逆馮凌中夏天王不能治

于 盧

而齊侯能奮中國之威一舉而服之而天下不晉為左袒者乃其力也聖人於齊侯滅遂之後用兵侵伐皆貶稱人至此稱爵者予其有攘夷狄尊中國之功也是舉也非止八國之師也蓋自陽穀之後小國從令而行故不復舉之自曹許以上乃書爾次于陘陘楚地齊侯以師壓其境焉屈完所謂君之涉吾地之既而楚使屈完來遂予之盟夏許男新臣卒於國都別此見齊不遽加兵而楚已服矣夏許男新臣卒於國都別書地此不書許男卒于師何也按成十三年曹伯序卒于師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此二君皆明書卒于師而此不言者非卒于師也蓋陘地近許師重已次于陘許男遇疾而斃矣許曰卒者卒于其國之辭也新臣即許叔也立四十二年其子業立是為楚屈完來盟于師此楚子使屈完來觀師而屈完因求盟于師也曰來盟者彼欲之見楚之服齊也雖然齊侯舉義師以伐楚則當罪其也僭竊王號侵滅小國可也令及以包茅不入昭王不復責之別其辭游矣蓋齊桓之行夏亦與楚相似故管仲亦不取以此責之也義既不充辭又不勝故不取攻戰而許之盟也按齊國佐

而齊侯能奮中國之威一舉而服之而天下不晉為左袒者乃其力也聖人於齊侯滅遂之後用兵侵伐皆貶稱人至此稱爵者予其有攘夷狄尊中國之功也是舉也非止八國之師也蓋自陽穀之後小國從令而行故不復舉之自曹許以上乃書爾次于陘陘楚地齊侯以師壓其境焉屈完所謂君之涉吾地之既而楚使屈完來遂予之盟夏許男新臣卒於國都別此見齊不遽加兵而楚已服矣夏許男新臣卒於國都別書地此不書許男卒于師何也按成十三年曹伯序卒于師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此二君皆明書卒于師而此不言者非卒于師也蓋陘地近許師重已次于陘許男遇疾而斃矣許曰卒者卒于其國之辭也新臣即許叔也立四十二年其子業立是為楚屈完來盟于師此楚子使屈完來觀師而屈完因求盟于師也曰來盟者彼欲之見楚之服齊也雖然齊侯舉義師以伐楚則當罪其也僭竊王號侵滅小國可也令及以包茅不入昭王不復責之別其辭游矣蓋齊桓之行夏亦與楚相似故管仲亦不取以此責之也義既不充辭又不勝故不取攻戰而許之盟也按齊國佐

如師陳袁僑如會皆書如而此獨稱者外夷狄之辭也楚於
夷狄最強未嘗與中國為會然居完之佐楚子能從善服義知
尊中國非特楚國之民安而中國亦彼其澤焉故春秋特書其
族如吾中國之大夫且見夷狄亦世官也然不曰楚子使者前
此未嘗稱楚之爵若此稱楚子是進夷狄也非
所以攘夷狄也故專舉居完與齊國佐不同
居完未盟于師楚志也不許盟于師而許之盟于召陵齊志也
召陵去陘一舍耳齊侯逐而盟之虽有詐侯之師不復與戰以
禮楚焉故復書盟于召陵以明齊侯尚德不尚力也由此言之
齊侯此舉求服夷狄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為功也二十八
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以避楚楚得臣從之不巳而
後戰焉方其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矣吾以是用知齊
桓晉文之攘楚皆求服之而
齊人執陳轅濤塗
還也
不來戰勝也故春秋予之
塗謂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固必甚病若也於東方觀兵於
東夷猶海而飲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於是還
師大陷于沛澤之中申侯見曰師老矣今出於東方而遇敵恐
不可用也若出於鄭之間共其資糧罪履其可也齊侯悅予陳

及平

之虎牢顧而執濤塗又濤塗非有意於得軍道區區為陳之意
則忠矣申侯賣濤塗於齊侯齊侯不之棄賞申侯而執濤塗况
楚方盟而退遠執同會之大夫齊侯之志驕矣於是知齊侯
之不可為固公而若三王之罪人也固公東征而西怨南征而
北怨今齊假道于陳懼以求免又執濤塗故楊子雲曰昔在周
公征於東方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侯欲往陳陳不
果納執濤塗其數矣夫雄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得之此也賤而人之不亦恒乎
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袁濤塗之文乃齊及之耳齊所
以及江黃伐陳者討其得軍道之罪也夫齊侯方與諸侯同侵
蔡同伐楚又同盟而齊侯遂執其大夫又率二國伐之不義莫
大焉故蒙上文而人之蓋江黃小國例稱人若書齊人江人黃
人伐陳則嫌與江黃同賤故蒙上文稱及蓋齊侯知此舉非義諸
侯不肯從故伴江黃二國伐之俾江黃二國伐之亦齊侯之善
經也何謂善經不以江人黃人伐楚而以江人黃人伐陳者不
以江人黃人益楚之怒也蒙江人黃人伐楚而此齊侯之善經也
然伐陳非義也陳人亦未肯服八月公至自伐楚
罪故十有二月再會諸侯伐之八月公至自伐楚
桓會不
致於此

如師陳袁僑如會皆書如而此... 來者外夷狄之辭也楚於
夷狄最強未嘗與中國為會然居完之佐楚子能從善服義知
尊中國非持楚國之民安而中國亦彼其澤焉故春秋特書其
族如吾中國之大夫且見夷狄亦世官也然不曰楚子使者前
此未嘗稱楚之爵若此稱楚子是進夷狄也非
所以攘夷狄也故專舉居完與齊國佐不同
居完未盟于師楚志也不許盟于師而許之盟于召陵齊志也
召陵去陘一舍耳齊侯退而盟之雖有諸侯之師不復與戰以
禮楚焉故復書盟于召陵以明齊侯尚德不尚力也由此言之
齊侯此舉求服夷狄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為功也二十八
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以避楚楚得臣從之不已而
後戰焉方其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矣吾以是用知齊
桓晉文之攘楚皆求服之而
齊人執陳轅濇塗
不求戰勝也故春秋予之
塗謂申侯曰師之於陳鄭之間固必甚病若於東方觀兵於
東夷猶海而敗其可也申侯曰善濇塗以告齊侯許之於是還
師大陷于沛澤之中申侯見曰師先矣今出於東方而遇敵恐
不可用也若出於鄭之間共其資糧罪履其可也齊侯悅予陳

及午

之虎穿顧而執濇塗又濇塗非有意於得軍道區區為陳之意
則忠矣申侯賣濇塗於齊侯齊侯不之棄賞申侯而執濇塗况
楚方盟而退遠執同會之大丈夫齊侯之志驕矣於是知齊侯
之不可為周公而若三王之罪人也周公東征而西怨南征而
北怨今齊假道于陳懼以求免又執濇塗故楊子雲曰昔在周
公征於東方召伯述職蒞帶甘棠其思矣夫齊侯欲往陳陳不
果納執濇塗其數矣夫雄蓋
得之此也賤而人之不亦且乎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袁濇塗之文乃齊及之耳齊所
以及江黃伐陳者討其得軍道之罪也夫齊侯方與諸侯同侵
蔡同伐楚又同盟而齊侯遠執其大夫又率二國伐之不義莫
大焉故蒙上文而人之蓋江黃小國例稱人若書齊人江人黃
人伐陳則嫌與江黃同賤故蒙文稱及蓋齊侯知此舉非義諸
侯不肯從故得江黃二國伐之俾江黃二國伐之亦齊侯之善
經也何謂善經不以江人黃人伐楚而以江人黃人伐陳者不
以江人黃人益楚之怒也蒙江人黃人伐陳者不
然伐陳非義也陳人亦未肯服八月公至自伐楚
罪故十有二月再會諸侯伐之八月公至自伐楚
桓會不致於此

善

致者以其夏功為足乎揚也且師以踰二時矣又以見其侯之師正為伐楚而起非為侵蔡也考觀齊侯伐楚之舉或善或惡而可以知霸者之雜矣苑許穆公因魯往會而著冬十有二月公

孫茲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齊侯大舉

諸侯之兵假塗於陳陳人病之不欲其後遇我國便之循海而歸則齊侯之不脩其師可知矣乃及執陳之大夫又及江黃加兵於其國今又大合伐國之兵壓其境聖人於此不曰伐而曰侵者所以深罪其無名也書公孫茲師則知伐國皆大夫帥帥以奮之矣伐國皆賤而人之則公孫茲之賤可知矣齊之首惡罪不勝誅也陳人行成遂歸濟塗

五年長年同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齊侯世子皆誓

殺也且文子人大倫非他人所得問者今至於相殺則人倫之廢矣况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無敢殺者是故付言晉侯所以深罪其聽諛而忍殺其子也歡未荅之詩蓋可見其好聽諛矣然申生志安其父而陷之於大惡不容無譏故甚晉侯則

思

思

計 溫

申生之譏在其中矣何則父子之間也思掩義義有不可已者捨思從義可也曾子小杖則走此義愛其父者以也若申生者知思而已非君子所貴也使申生能自直獻公慨然知自反蚤居不安食不飽君子猶以為孝也直而不勝赴而免難俟其自悟父子之恩猶可全也申生不知出此二者而為臧獲之計其不智是矣非特陷父於不義自是晉國大亂庶薛覲覲互相篡殺至文公始定迹其禍端實由此耳或曰世子實有罪則如之何曰先以譏諂為慮可也又不免乎疑則加過辭以訊之勿盛怒以怨之使世子得盡其情可也世子辭盡而實有罪則亦教誨之而已若終不改焉後侯則聽命于天子天子則大會群臣于朝而顯議之群臣有辨其譏讚則父子釋然無疑可也若以為有罪必可廢則廢其爵位如竟之待均朱俾終其天年以全吾父子之愛可也又何心殺為夫為人父而殺其子未有不由內寗者故春秋特書晉侯殺其世子以為後世之戒以此為坊而後世猶有以堯母名門杞伯姬來朝其子杞伯姬來不旦來也朝其子者不當朝也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僕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

伯姬歸杞十三年如其有子必尚幼穉又未嗣位如之何而勝朝
乎若伯姬歸寧而與其子偕來則亦常矣不書矣今特書杞伯
姬來而繫之以朝其子蓋無故而來以朝其子為名春秋別嫌
辨疑與書子同生同意意在言外也然則齊襄之與夫姜魯莊
之與伯姬其交不異者春
秋前後所書自可見矣
夏公孫茲如牟
按桓十五年
人來朝蓋小國
也魯必不使大夫往聘此書公孫茲如牟者直著其託聘使以
圖婚左氏以為娶是也蓋大夫非君余不踰境今以聘行則其
出為有名矣然小國不能自進於禮而我先聘
之公孫茲可逃責於一身適自取卑辱耳
公及旅川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首

止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六也凡魯與一二國盟伐則有稱會稱
及之異以辨起意之主若大會諸國盟伐皆盟主所召而往
就之故志不書及此書及者非內為主也殊會王世子故不言
會齊侯而書及也齊桓特平楚之功坐致天王之世子故聖人
不與齊桓之致世子而以諸侯會王世子為文蓋王世子天王
之戴也不可以並諸侯之列也春秋之法尊君而卑臣抑強而

扶弱君弱矣則枝而尊之臣強矣則抑而卑之豈特懲當時之
變亂蓋將以明天地之義也故殊會王世子所以示諸侯不可
得而抗之且辭不恭也然而世子出會非王余也天王以惠后
故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侯以謂議之於朝觀貢之以諫
詞從則王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如為會以見
世子使天下諸侯曉然皆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吾從而與
之盟則垂有惠后之妻天王不得行其和則世子終可不易矣
此齊侯之志也雖然諸侯不以王余而敢會世子世子不以王
余而出舍諸侯此見天王弱諸侯強以公義而脅天子天子以
私慾而見制於諸侯君臣父子之間皆失正矣王世子位定是
為襄王而許男居喪出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此復舉
會則又觀文見義也
該侯者

尊王世子不敢與之盟也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
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預焉則
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
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乃所以定世子也夫齊既不敢
盟世子而以舍世子為名可謂知尊王矣然齊侯之霸既致王
世子而舍之晉侯之霸遂致天王而朝焉孔子罪作備者由召

世子至干召王則其弊不可勝誅矣凡諸侯朝盟而往舍者則書公舍某人而後書某日盟于某地蓋期舍至而遂盟也若盟非前定則書他夏則再言諸侯如重丘之類嫌盟繫於他夏也今首止之舍中無他夏而再舉諸侯者董仲舒白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義惡焉首止之舍至襄世之夏亦變之正者彼善於此亦可謂義之大矣是

鄭伯逃歸不盟

齊侯以楚數病鄭之故遂以書法如此

國遂舍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盛德之舉也當是時諸侯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嬖薛之私弄理義之正啓鄭從楚甚間中國召却伯曰吾極汝以從楚於是却伯喜於王余遂奔許夏外交夷狄逃歸不盟隄與楚通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嗚呼何不權其輕重而言之天王之召私意改侯之盟義也與其外與夷狄通孰若內附中國之為愈也故書曰逃歸也又齊之眼楚所以營圖之則有曰矣賊踰羊而惠已率却伯以叛之故知王室之不競非獨強楚與諸侯之罪也周室定有以來之柳又齊侯之伯不知請命特強而頑王政所以惠王之

與楚亦齊侯定有以致之上下相曹肩而成俗謂之春秋之世而不復西周之盛先以此一變而為春秋再變而為戰國陵遲至慎觀赧王之世端知不復興起矣至名世大儒林氏人伐弦亦以王道說諸侯得之自王不復更知周室矣

弦子奔莒

齊侯自侵陳之後已起諸侯之叛心至是鄭伯子奔黃以黃與齊故依中國也不名者何楚人恃強逼而去之非弦子之惡其義未虧其國可復而齊侯金霸不能救之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齊召有食之者冬晉人執

虢公

虢公此晉人滅虢而曰執虢公者不與其滅也蓋者七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

虢公自滅晉人但執其君耳晉初以詐謀假道於虢以伐魏其意欲以兼取虢也虢國托於晉之側以魏為捍蔽而其君庸時不能辨晉之詐謀而貪其賄賂導之伐魏亡而嘗見虢國滅而不知亦又不察至執而後者謂之執虢公可也聖人方罪虢以立萬世之戒若書曰晉人滅魏遂滅虢執虢公以歸則不見虢公之惡非徒春秋之義也故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此書執

微

虞公昔罪虞也其人晉侯而壽虞者則又以明晉人之甚也甚者何號保逆於以侵南鄙猶可以為罪賄虞而虞從之何罪而滅之人晉而壽虞非聖人孰能別之此之謂明微

六年春王正月一時無定書首月夏公舍日厥以侯宋

公陳侯衛曹伯伐鄭去年齊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而鄭伯逃歸不盟遂與楚通是啓諸侯

馬

之伐七年齊又伐之八年齊母之舍遂不敢與盟而合世子馳於乞盟甚矣哉

圍新城新城實新密鄭人新造之邑也鄭伯也投鼠忌器之義也故却蚤諛王意以與楚則齊當請王命以

服鄭不當遠伐之此知人所以服也鄭既不服乃以其非時

城邑為罪從而圍之聖人即書圍新城以示義

秋楚人圍許楚人圍許者所以救皆召陵之盟而與圍許之師者以天王撫鄭使皆齊而即楚故也齊侯不能以王命懷徠諸侯而自恃威強不有天子此所以

使楚有圍中國之心諸侯遂救許楚人圍許以接鄭故諸而救之然則伐鄭未足以討罪救許不足以為功徒勞民而已

耳齊侯誠能輔王修德以懷諸侯則鄭不須伐許不須救而諸侯之兵不動矣故春秋書此

所以為齊也楚子於是乎還冬公至自伐鄭暴師三時許致者救許因伐鄭故也

七年是年因春齊人伐鄭此復伐鄭者何齊侯以鄭伯求救於楚而不我服故又與

師伐之不懷此德而救加以兵夏鄭者魯之強暴是矣書之曰人不亦宜乎邾子來朝邾者魯之小邾又邾之別封也隱公之時邾尚未爵曰儀父而已後始進稱邾子今倪犂未又得王命而稱小邾子矣於是見五等之號不復出於王者皆由齊侯之伯

鄭殺其大夫申侯陳袁濤塗怨申侯之

凡有邑者皆得以專封矣

及已於召陵也故勸之義城虎奔而以叛譖之及齊人伐鄭鄭將服齊故殺吏申侯以說吏申侯賣鄰以自封欺伯以禍國此

年

甚

乎

齊

足以殺其身矣然齊之伐鄭以逃首止之盟也令聽諛專秋

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

寧母齊侯凡合諸侯此其七也齊侯伐鄭之意未已鄭伯至

殺申侯矣猶有懼心故遣世子以膏誡之齊侯宥之故

為此盟以安之然而諸侯之心已不甚與於齊侯矣曹伯班

所以會四國而世子在焉見齊侯之盟已漸衰矣卒

曹伯公立九年不見於經其子班立是為昭公昭公亦九

年不刺其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

依焉然卒無患者恃齊桓之公子友如齊罷盟而聘謝不

霸也其子襄立是為共公公子友如齊敎也能復大國

如此其恭僖公君臣之有道蓋冬葬曹昭公因魯往會而

見於此恨不移此以夏天王耳昭公著其臣子私

罪八年是年又國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

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

訛齊侯九合諸侯此共

八也王人者王世子

之使也以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故使齊以求援

也齊侯不盟王人比盟王人者何罕世子也惠王疾惠后主帶

故齊會諸侯盟以字之是以世子之使稱王人而序于諸鄭

此字使

侯之上所以尊王室也曹伯居喪出盟觀文見義訛我地

伯乞盟乞者賤辭鄭伯前此不盟者恃惠王也自逃歸之後

辱遭兵革鄭不勝其弊而楚亦不敢與爭故先使於

子與盟令以王人在會而王世子之位已定矣將何所恃哉於

是自請與盟故書乞以賤之且著悔也夫楚為中國患久矣而

鄭先妻其害也自莊十六年書前伐鄭至三十八年前又伐鄭

僖元年楚又伐鄭二年楚又侵鄭三年楚又伐鄭凡五伐鄭與

反

中國爭衡自齊桓召陵之役無不血刃楚自憐服然則鄭之為

邪非齊侯撫以德禮則鄭終不知及遂為表狄之人矣攻之於

經自此至十七年齊侯小白卒楚人絕迹不復加兵於鄭則小

白之功亦盛矣鄭伯曷可背齊而附楚耶故聖人備書其逃盟

乞盟之夏既以罪鄭伯見義之不夏狄伐晉齊桓率諸侯

明亦以惡惠王御世之無道也夏狄伐晉以攘夷狄而

位

秦晉不至亦不強致秋知晉不與中國之令故敢伐之其謂之
伐則以晉不自正故也書此以見秋之熾而齊侯不救亦不害
霸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梅明堂化言成王命

樂

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全用
七月者夏之五月也夫禘之時矣而雜記載孟獻子之言曰七
月日至可以有麥于祖故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獻子此時至
未見於經要之改用七月者出於後人之私意耳用致夫人者
言不當用禘而致夫人也入春秋以來惠公之人仲子以再娶
而弗致於廟隱公夫人子氏以先薨而弗致於廟桓公夫人文
姜以秋夫而弗致於廟莊公夫人哀姜以殺子而弗致於廟閔
公則未娶焉然則由閔公而上五世之廟同夫人以配祭者多
矣今僖公因禘子于周公之廟而盡致之以不可悉志其姓氏故
但書曰用致夫人豈非因審諦昭穆而皆致于太廟歟越禮妄
作之罪

夫

久二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氏謂惠王以
可見矣七年閏十二月

此

去歲惠王疾不痊政世子懼難而圖弑齊故為泚之舍至是惠
王始崩歟梅歷七年閏十一月八年又閏十一月此至置閏之
失豈此年閏十一月王崩祕之至十二月乃發喪歟然聖人作
春秋必據實而書之豈以經為正凡在位二十五年不書葬者
罪在侯致宰周公令于葵立而不令天王之喪不臣之甚也

九年襄王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宋宣

三十一一年世子茲父立是為襄公不書葬者宋
子出舍於侯故也侯併與天王之葬皆不令也

夏公會二年

此

九合諸侯此其九也且齊侯圖霸內師諸侯外攘夷秋經營駁
驟出入上下三十餘年勞亦至矣然自服楚之後其心乃盈不
能朝子京師翼戴天子與襄振治以後文武之業前此致王世
子于首止此又致宰周公于葵兵周公以冢宰兼三公固亦尊
矣然非王世子足擬故禮書在諸侯上其包王人亦然所以尊
王室也且惠王方崩諸侯不會其喪襄王在諒闇之中百官

于興

此

此

帥

文

已方聽政於冢宰而齊侯既不師法侯朝之反自相舍以致天子之宰以天子之宰及來下舍故侯大義非矣故聖人不吊齊侯坐致天子之宰而以周公主舍為失也凡諸侯在喪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夫君子不奪人之喪齊為霸主當過密之時大會諸侯又使宋子與舍然則

秋七月乙酉

按歷六月乙酉朔七月無乙酉

伯姬卒

此內女已許嫁而未歸者公自夏出舍八月甲申朔

義九月戊辰

十諸侯盟于葵丘

復書諸侯者周公不預盟也故孟子與穀

梁所載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是不盟也以不盟盟之也是以君子善葵丘之盟善葵丘之盟者非善其不歃血也若夫不盟宰周公也觀五禁之辭是齊侯所以約束諸侯者也聖人不使天子之宰及愛諸侯之約束故以諸侯自盟為文又見齊侯自恃服楚之功故敢致天子之宰以約束諸侯蓋襄王以魯難潰嗣乃齊侯之功也因使宰周公來會以尊齊之歡其初命之辭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則齊侯翼戴襄王之矣昭然矣聖人再書葵丘者同意至若義之然亦實著固

有

之極衰也使時君有宣王之資能任賢使能則齊桓管仲皆吾中與之功臣也至然桓盟不日凡曰者著不信也此盟在九合之末自此不復者衣裳之會桓德寔衰諸侯日犯其盟而桓不復能征之矣是以謹而日之

甲戌晉侯

從諸卒

晉自二年始見於經而未嘗預中國之盟今晉此書獻公卒者為下晉文公起也故不書葬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獻公五子世子申生次重耳次夷吾次奚齊次卓子獻公不道

平

申生以無罪見誅奚齊以不正為嗣非國人之志特君意所欲耳於是里克內懷不平遂卒知人謀殺奚齊而立重耳也凡嗣君在喪稱子今奚齊不稱子者非正也若直曰殺奚齊則婦子篡者而望克之心在乎立正非若其它殺逆之比也故書曰殺其君之子蓋明里克之意不在奚齊而本在其君則知奚齊非奸位見殺特以其非冢嗣之故國人不君之耳聖人特立此義以罪獻公殺嫡立庶為後世之戒此春秋辨疑似之罪而曲盡人情之所難也以此為劫後世猶有欲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最者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瑕川公始朝于齊也公朝他國皆書

故重其罪也納幣觀社之類是矣春秋書公如他國如著其出境也若又有故則書

者三十五如京師者一而已此又罪其朝王之節也狄滅溫

考

溫子奔衛著狄益熾也益熾者何伐邾矣入衛矣伐晉矣

寇

之也略之者非若楚之僭也以傳老之溫子殺王而狄又不能

於狄故狄滅之然奔衛不名者不與夷狄滅王畿之邑而逼逐

天子之大臣又見狄之強暴居然而威溫密迹晉里克殺

王畿矣奇侯可不治也溫子乃司冠蘇公之後晉里克殺

其君卓晉獻公殺適立庶非國人所欲是以里克殺矣奇特

荀

其君者是里克君之也初驪姬將殺申生而難里克使優施飲

之酒而告之故里克聽乃欲以中立自死稱疾不朝居三旬而

難作是以持祿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故成其君臣之名

以正其弑逆之罪也觀春秋之書里克見聖人用心如天也殺

矣奇不怨則後世忘臣無以行其志弑卓不正其罪則後世亂

臣得竊此以為女也里克之心則是也其義則非也與荀息同心

轉卓使社稷有奉足荀息者矣奇之傳也

矣又何必重耳哉及其大夫荀息

奇而告之曰士何如則可謂信矣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乎矣其言則可謂信矣及里克殺矣奇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

卓而轉之荀息立卓里克又弑之荀息死焉其曰及大夫者但

以其守位而死君難故春秋名之又異乎孔父也柳子厚曰春

息

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甚荀免之惡也此言是

矣於是里克不却父以公子重耳之嫌避也乃與秦伯迎夾吾

而立之是夏之齊侯許男伐北戎

為惠公北戎又種其壽者與之

之辭也然秋之害中國甚矣奇侯不攘而行之此戎未嘗入為

中國患而奇侯與許男遠伐之何哉春秋與其伐北戎乃所以

著奇侯無人晉殺其大夫里克

於中國也里克既殺其君之子矣

夫荀息而不以討賊之辭加之何也矣奇及卓之立也皆非國

人之所欲則里克之罪亦非國人之惡也晉侯初許賂秦與里

丕而得立既已皆內外之賂又恐其復召重耳以為己害故殺

里克以自解本非討罪之意故以專殺大夫例書之明其託不

思背
免曰

得已而殺之所以著夷吾之忘思替惠如此也初里克欲以中立祈克於死白謂智矣而終不能克等死身不死於世子而死於此其亦不知命之蔽惑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矣
秋七月一時無書首月
書首月在天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道王法也
冬大雨雪以月書比以時書建申建酉建戌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此尤為異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不才鄭父不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黨皆懼謀召重耳足懷二心以變君也然則不才父之死金可傷亦可罪也故併書其字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日齊侯于陽穀公之娶夫人之歸皆舍齊侯于陽穀則非禮矣公稔向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桓親見二國之變亦循其迹姜氏婦人何知焉以齊桓魯侯而君相舍而使婦人廁於其向何

秋八月大雪因旱奈冬楚

以示兩國侍御僕從之臣辛

人伐苗黃魚先儒楚前此屢從中國盟會及伐楚之役聖人又奔之故楚人以為討而管仲既死桓公霸業已衰不復能救是故君子愾之也

十有二年是歲閏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是月庚午朔不

書朔因舊史也日食有常度亦人更所召有食之者

夏楚人滅黃黃人特中國之睦而吊中國令楚人自去冬見伐而齊侯不救至是遂為楚所滅威弦威温皆不書伐而此先書伐蓋所以除刺齊也

七月一時無書首月冬十有二月丁丑按長歷十二月

丁丑在十一月十二日

陳侯杵臼卒陳宣公立四十五年世子款立是為穆公

量中國矣觀秋之強而知齊侯之衰也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秋葺滅衛今楚至今又侵之保温子也自楚伐黃不救則秋有以

報

月

深

存

穆

子遇于防使鄩子來朝

女子許嫁等而字其曰季姬足已許嫁矣然不繫之鄩則足女

季

而非婦未嫁之文也未嫁而及鄩子則足內女為主也內女為主與鄩子遇而使之來朝者傳謂非行朝禮也使鄩子來請已也來請已者本非許嫁鄩子故也范甯謂委姬許嫁鄩子足已自是知人怨鄩子而國禍難不解蓋由季姬未嫁而所為如此故福及禍遇禍使以者著其惡而鄩子之擇配魯僖之治家從可知也

秋八月辛卯初沙鹿

崩鹿山足也山足而崩為異大矣不繫其國者此非一國之異也春秋災異之志必言其國沙鹿梁山皆非魯地而春秋書之者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蓋水火之為災石鶴之為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遇數日所以石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其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於王道大壞彘倫一數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也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於天下所以應之者遍於四海則其在國不得若其變之大應之廣不可以一國言也說右國也以其者若山大川不以封矣在諸侯封域之內亦不得專漢書元后傳曰王子孺昧溺從居魏郡元城元城連公曰昔春秋少麓

召

四

是

侯

月

晉史卜之曰陰為陽確土火相承故有少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曰有聖女興其奇曰辛令王子孺徒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午有五麻之墟而少麓地也至哀帝崩元帝攝位歲在庚申正少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班固所載必有所據此豈非徑旨然聖人書異必知後世有應然後書也晉史猶能知之况聖人乎晉史言之而孔子不言此孔子所以異於史也使孔子不能知而後書曰少麓崩足人人而能書也故春秋所秋侵邾書災異皆有深旨惜乎失其法而學者無所據焉

冬蔡侯盱卒

蔡穆公自與前侯會北杏之後

去年侵衛今年侵邾秋益熾矣齊侯無意於攘狄故也不復預會而外附父讎齊侯因伐楚之舉先加兵于蔡蔡侯治不復與諸侯盟會至此冬而卒焉此至前侯之過亦蔡侯自外於中國也故不具日日亦不書葬凡立二十九年其子甲午立是為莊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十年如齊朝矣令又朝之五年一朝者諸侯

夏天子之禮也令移之於前侯可乎楚人伐徐

徐本屬楚既而即諸侯至是齊侯德衰故楚伐之且為下

文起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衛侯許男曹

及

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奇德日衰楚人憑凌中國日甚既威黃矣奇不之救是以人徐

徐而不救奇侯恥之故師諸侯為牡丘之會復有攘楚之意懼

入晉

而遣太史以救之太史狄自奇侯既霸之後伐邠人衛伐晉威溫

伐衛侵邠所以為中國之害甚矣奇侯未嘗以攘行為憂令楚

之伐徐亘不必勤諸侯之師而奇侯反率諸侯救徐者以楚人

借王不可入吾中國非若狄之比也必次于匡者奇侯召陵之

役楚邊服我遂得志於中國因以楚為易與故復為此舉仍

用次于陘之計欲坐退楚師故時書遂次以微之匡衛地孔子

畏於匡公孫敖帥帥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意進師而公孫敖

以徐我逼近於魚有唇齒相依之勢而奇侯之志既衰於是請

諸侯之大夫往為救援故書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所以

深罪奇侯霸竟之怠也救蓋度文夏五月日有食之按歷

之子也仲孫氏於是始知政矣

季

壬子朔不書日與朔因舊史也日食秋七月奇師曹日師

魚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秋七月奇師曹日師

伐厲厲楚與國也諸侯大夫皆救徐而奇侯獨師曹同以伐

而中國之厲楚與國也諸侯大夫皆救徐而奇侯獨師曹同以伐

威已頓矣八月冬蝻食故書九月公至自會始於此春

夷伯之廟

春秋過朔書朔遇晦書晦蓋聖人因變而書晦

之子夷溢伯字大夫既卒不名也不曰公孫者太夫三廟亘毀

而不毀故敗之也然此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是有

以致天之應非專為夷伯之廟也何則變異之作皆以警懼人

君故成王之時大凡拔木偃禾以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故天示

變異以被木與木也漢唐之間壞桐有鳴吻者亦非桐有鳴吻
有罪也人莫之所召適被此物身令人莫不修故夫示變異而
被於夷伯之廟人君當忌懼修者不當故罪於夷伯也夫何
故天非夷伯而震其廟也聖人亦非為夷伯而記其震也

宋人伐曹

九氏謂討舊怨也莊十一年曹從伐宋怨亦舊矣自三月出會令方退而遽伐之同盟始相攻

故敗齊稱人然自奇侯之霸以迄于今三十餘年諸侯爭專伐者是以春秋責之元年公敗邾師此年宋伐曹必皆請於齊而齊侯聽之者也諸侯請伐何為聽之必有辭焉公之伐邾子母之義也而曹之從伐亦已久而奇侯許之豈以當時可繼我者無以易

楚人敗徐于婁林

此罪有侯也奇侯大合堵侯之師以救徐因有徐少

而歷三時之久無功自返使徐終不免楚所敗則霸業之衰可知矣故書此以罪之

十有一月士

戊戌二月侯及秦伯戰于韓獲五月侯

此以兩君自戰為文何也雅人以王

法治二君之罪絕其眾而與之也重耳克也當立也矣夷吾才也不當立也夷吾賂秦而求納是篡也秦伯納夷吾而邀賂是

賈也晉惠既立而背賂秦復責賂而與師皆不道之甚故不書秦伐而書晉及兩罪其君也兩罪其君故以兩君自戰為文也晉不書敗而逆書獲晉侯者師未敗而君先獲也不書以晉侯夷吾歸者以其後國也師未敗而君先獲則是民不親上委之於敵矣故終始自晉侯以罪之秦始見於春秋而書爵者直援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自

凝誥而隕必有驅之者不言石隕而言隕石者此天應之也聖人之於災祥不敢必其有亦不敢必其無必其無則有困者不復畏天必其有災祥之變難知或有兆見於數百年之前而事應於數百年之後者或百年或十年或四三年非聖人莫能測如有則後世將妄推家類以求天意所在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若漢也國識之學是也故聖人於災祥存之而不辨使人知所戒而已昔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曰唯先格王正厥事不言其吉凶福福唯使正厥事而已此先王處災祥之法也春秋書災祥之旨蓋不異祖已之意然聖人之言豈苟然哉既書之矣是必有應乃在於其後者但春秋存之而不辨

齊以書

伸其忿也其福人者蓋以齊侯霸業替於是矣為徐伐楚而不加兵于楚乃移兵于英氏國可討矣非所以攘夷狄救中吳氏也
夏滅項比魯滅之也滅者覆人之邦絕人之祀其惡最甚也齊侯以為討遂止公不
得啟於是夫人為之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

九月公至自會

公自去冬出會別無

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
征伐之事今秋九月姑啟者見公為齊所冬十有二月乙止非特出師踰時也不致人奉公為重

亥初齊侯小白卒

春秋之時四夷交侵中國非特楚而巳齊侯號能服楚而其它夷狄仍為

服

中國之患然春秋義召陵何也以楚自春秋以來僭竊大號非他夷狄之比齊侯能一奉而服之故孔子曰管仲相齊公霸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所以召陵之盟聖人不得不予之者權其一時救中國之功也四十年三車惠于中國實用管仲之力然以王道折未竟為三王之罪人故孟子曰管仲得召如彼其專也行子國政如彼其久也

佐齊侯之功烈如彼其早也使當是時管仲能如方伯召虎輔佐齊侯同力王室以復宣王之烈則中興之功不讓方伯管仲之器

羞

小故仲尼之門者稱之以至而戊子產晏子皆一時名而名不見於經蓋數子在聖人之門皆不是道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豎刁

帥

思

喪

齊桓自霸之後諸侯不敢輒相侵伐今死未踰月而諸侯遽舉兵伐之此見齊侯特強以脅諸侯故無復物其喪也然此師實納齊公子昭也而不書者齊侯無適嗣無虧長當立而乃屬宋立昭為太子非正也後惑豎刁之言許立無虧致五公子爭立身死而亂不得其葬斯齊侯自貽之禍故不以納昭賤宋公然齊已立無虧可以已矣宋公所以師諸侯以伐齊也考公者其志本非伐喪也欲定亂也欲夏師救齊
此公患齊侯見止定亂者欲以息齊而圖霸也
聞諸侯伐齊納之故出師救齊以助四公子也名雖善而意有在矣然以魚與狄之救為善則宋伐齊專為不正矣不題宋者譏齊侯後事之禮也故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在戰前異乎狄救之無及也

戰于嬴齊師敗績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從遂與宋戰宋敗齊師于嬴立孝公而還

不書齊及而書宋師及者曲在宋故也然齊桓嘗以孝公屬宋宋襄公伐四公子而文孝公不為不義也為其不顧人之喪卒女以奪長遂致齊殺無虧四公子爭國是宋檀廢置鄰國之君又成齊人弑君此乃所以為不義之甚其不書曹衛鄭者罪專在宋且三國先退故也盡齊師敗績者又責齊之臣子也

秋救齊此非直善狄之能救也所以甚惡中國之不知義也諸侯奉女奪長伐人之喪不義之甚而狄乃假義名以救之是中國皆夷狄而夷狄反有中國之行也聖人哀中國之無求諸侯怙亂滅義曾狄之不若也故雖然狄之害中國甚矣特以齊侯未嘗加兵故至此而救齊亦善之也 秋八月

月丁亥

八月癸巳朔丁亥乃七月廿四日九月十五日

葬齊桓公

九月而葬亂故也齊桓死

帝未冷而國已亂其得葬者幸耳此特強而不尚德之過且著其私謚之罪

久邠人狄人伐衛

伐衛者何保溫子也十有三年嘗侵之矣志未逞也於是乎請諸邠邠則畏狄不可不從也而春秋首邠者罪其不待也薛者何

邠衛兄弟屠豎之國也彼皆嘗為狄所滅而齊實率諸侯城而封之十六年又同會于淮今齊侯始卒而衛遂與諸侯伐齊故狄既救齊遂樓邠人共討之衛難有罪而邠不當與狄連兵而伐兄弟之國故聖人以邠為首惡又貶而人之且不可以夷狄先中國故也狄猶人者為其不義衛人而伐之有中國之事焉且之勢不可云邠人狄伐衛故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勝子貜

比宋襄求霸也求霸

而執勝子春秋之俗也俗者何雖齊桓亦滅譚滅遂降鄆皆無名也特羨弱以植威而已襄公在每桓之末年已許之伐曹矣霸者必摟諸侯以從已此春秋之俗也勝子何以名執而名之者不反之辭也莊十六年迷之會齊桓始霸勝子與焉既而背之自此之後至齊後卒凡三十有七年衣裳兵車之會未嘗列於其間故此年宋襄既有圖霸之心而首執勝子以令諸侯也然宋襄圖霸當以德懷徠之令乃肆已之強擅執國君以凌轢諸夏執而不反亦已甚矣此春秋所以人宋也

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此又宋襄公求霸諸侯而首為此盟也獨宋稱

邦 邦 虛 鄧

鄧子為正蓋鄧人以季姬之故執鄧子麇五月乙巳北西

用之既而聞諸侯盟于齊故懼而來朝也古者天子諸侯皆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君與

宮災后夫人則處于中宮其東宮則嫡子居之餘宮乃分處

子茅為言而宮災是舉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

區皆災也迫公宮矣而鄭入滑者滑叛鄭而

眼於衛故而鄭必欲滑為己屬鄭齊人狄人盟于

興師而入其國蓋強之凌弱如此也今齊狄同盟于邢蓋為

邢邢謀衛難也齊為邢謀難可也而狄人助齊謀邢此春秋

所以人楚自盟于齊之後遂得志於中國隨

之也亦侯國而通於楚以兵不此已也

故伐之自是服屬於楚已也

至哀元年會楚子困蔡鹿上宋地宋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有救邢之意故稱人以進之

至是復其夷鹿上宋地宋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廓上襄公欲圖霸

故為此盟以求諸侯於齊楚蓋齊侯乃宋公所訓意謂可以必

得而所患惟楚耳夫齊桓以攘楚而霸今及求諸侯於楚楚既

盟陳于齊又盟宋于此持兩端而宋公不知察蓋亦失圖而朝

之道不足以宗齊楚然皆題而人之何也齊楚相絕伐宋疾

偽盟言大者久且甚之

夏大旱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夏與

也宣七年秋也以二百四十二年而兩大旱何其

女也曰所謂大旱者非特秋宋公楚子陳侯表示侯鄭

吾國也拳天下言之也秋宋公楚子陳侯表示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于孟齊本盟主自齊桓卒而宋楚爭主

存 帥書 擊

興書 圖

謀 服于

致夷狄侵凌中國此罪不可寬故以諸侯
共執為文不使夷狄專執中國諸侯也
冬公伐邾 邾人滅須

句須句子來奔曰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亦為鄆子之故
遂伐邾然則是奉也不為無義至明年伐邾取須句則魯之情
可見矣不書邾滅須句者罪公聽婦人之
言而真兵以伐婚姻之國以為己利也
楚人使亶中來獻

捷

捷者軍獲也中國於夷狄則有捷諸侯於天子則有獻捷
今所獻者宋捷也所使亶中者楚子也楚子所以來獻捷

者致公也聖人不與夷狄交捷乎中國故書楚人來獻而不云
獻宋捷也楚子諸侯同伐宋而魯不與焉及得宋捷特使亶中
來誇示以威魯蓋欲
致魯侯來聽盟也
十有二月癸丑
公會諸侯盟

千室

公本不附楚回亶申來獻宋捷之故不敢不與楚會不
直書會楚而書會諸侯者以諸侯皆在是故前曰後凡

且見公之續至也此盟釋宋公
執宋公既以諸侯共執為
不足信故謹而日之

文此又蒙上諸侯共釋為文者聖人柳制夷狄不使楚子得以
專執中國之諸侯德制節之意也宋公欲求諸侯而執之釋

之皆在於諸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凡執未有言釋而此言釋
者公既來盟楚子遂釋之款以此思宋侯之不復爭盟又見宋

公之得釋實曰我公之往會也魯頌僖公曰及彼
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正為此耳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風姓小國而邾
滅之公以成風故為

之每伐邾而復其國復其國者歸其君也歸其君者為我附庸
也為我附庸則是我取之也雖有興滅國之義而不免乎有爭

矣所以起夏宋公衛侯許男勝子伐鄭

齊桓既沒楚
又強大鄭伯

比楚以圖自安宋襄雖被執見釋而圖霸之心未已鄭伯度宋
之不霸首皆中國而政事楚故宋率衛許滕四國共伐之春秋

皆與其壽以明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討得其正也我地邾來伐我而公遽及邾人戰也言公者公伐邾取須句
以起此戰遂致我師收績蓋公者以取之故但書戰不書敗書

及不書公所以深罪公也魯雖敗績邾亦幾亡故託曰邾婁
之復以矢蓋白戰于升陘始也輕用師徒害及兩國如此

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績

宋公被報見釋而猶爭諸侯故楚人興兵以救鄭遂敗宋師于泓宋公傷焉自齊桓既破楚愈強大前執宋公以伐宋今又敗宋師于泓頻陵中國無有能制之者宋襄雖有主盟中國之心而無有桓之資兵力不足卒困於楚雖為可耻而春秋不深責之故桓其爵楚以夷狄于諸夏故雖勝猶貶而人之聖人抗中國懲荆舒之義見矣稱宋之及又書宋師敗績者以宋公為主乎此戰云兩王者之師其誓衆教民非一日之積眾習民安而後可以制敵宋公之使民戰也一旦戒之以不重傷不禽二乞士非素習易其所守与直驅於死地無異焉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宋襄公欲圖霸先伐齊而納孝公子齊之盟

陳穆之辭曰無忘齊桓之德宋襄以為我則霸矣於焉而不會今見敗於楚執已屈矣齊考公念陳穆公之言涉視而不救及棄其敗而伐之又圍其邑是乃助楚以伐中國耳蓋考公自欲義父之業而席上之盟實忘宋襄之求霸恨力未有以討耳至

是遂背其惠棄其而倏恐焉然而有志乎義父之業討宋之罪故書其爵至於背惠而加兵於人則其惡亦甚矣故並言圍伐以疾之

夏五月庚寅

七年

宋公茲父卒

宋公僂於泓又為齊所伐不得志而卒

卒自是諸侯不敢与楚爭而夷狄遂入主中國盟會矣至晉文公起始能攘之聖人書宋公茲父卒而不書其葬罪諸侯皆背中國而附夷狄莫有會其葬者也

秋楚人伐陳

十九年陳穆公

公立十四年其子臣愛是為成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意齊桓之德是推齊為盟主也既而宋楚爭之齊亦不得倏先君之業今宋公已卒楚可以必得諸侯又恐為陳侯所梗也故先伐之以施其謀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入春秋以來始書杞卒此

杞成公也伯姬歸焉而不名者中逸之補子者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夷狄之亦不書其葬且別於二十七年所書杞子也其弟姑吝也

二十有四年

是年閏四月

春王正月

一時無夏書首月存天道正法也

夏

狄伐鄭

以左氏考之鄭伯以二十年入滑又執王使故得罪於王王使狄伐之曰娶狄女為后后通於王子帶反

狄伐鄭者天王不顯行天討而乃陰使狄伐之此不禮之道也

秋七月

一時無妄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天子出居

千鄭

此著天王啓狄師以召禍文其所居且罪諸侯之不起其難也

夫周公位冢宰而群弟流言扶武庚以叛周公不以為咎茅而不討也今王子帶以狄兵犯王其罪大矣襄王乃以先后之故不忍討而往避之非所出而出非所居而居其襄弱甚矣且鄭者楚與國也始既使狄伐鄭今又遷狄居鄭此又見其輕莽妄之甚近世如唐晉皆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動而卒不免於夷狄之禍蓋不講夫春秋戒周襄之所以出也雖然溥天之下莫匪王土故王者以四海為家所在為居今居于鄭則是出矣又曰出何哉曰天下皆周也自周無出今襄王上不告于廟社下不論其人民曰叔帶挾狄而表忽也率之而逃故春秋不敢斥言奔而特書出以為萬世人君之戒也明年晉文公弒王而不書入何哉既書出以為萬世戒則又異乎天王

入千成周特書其入

晉侯夷吾卒

魯尚末年晉通而此書惠公之卒者以見文公

矣聖人以一字為訓
之入也惠公立十四年卒而懷公立秦人以兵納文公而殺懷公焉也則文公篡立而不書其入者以晉獻既殺也子申生則文公自以次當立而國人亦不與懷惠之文也文公既入之故明年遂奉勤王之師殺太子叔帶而紂王子于城春秋不書者臣子赴君父之難乃其常職而中國諸侯乃欲相與宗楚楚既僭王則將置天王於何地乎是宣文公用狐偃之言首納天王徐觀侯之變

二十有五年

是年閏十二月

春王正月丙午

一

衛侯燬滅

邢

滅人之國者春秋所惡也於所惡之中又有甚焉衛侯燬是也夫衛與邢嘗有滅亡之意為奇桓所存是同處患難

者也始則邢連狄以衛固可罪矣令衛遂奉兵以滅之抑又甚焉如左氏所載禮至之事義士所耻而文公為之非所以望於賢諸侯也何者使人之臣及其君亦猶臣人而反其君者耳是以君子疾其誘滅于楚子誘殺無異故皆生名也且天王之

避難于鄭諸侯當星行其舍以奔赴其君令不赴芟四月癸

難已有不臣之罪况又擅興兵以滅同姓之國乎

也宋蕩伯姬來送婦今自為其子來送婦是失不親迎

而始來送也魯不能以禮正之是奇宋殺其大夫

不容不書姓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氏殺無罪也圍陳而納之不言遂者明一事也夫陳逐頓子信有罪矣頓子

不求直於天王赴訖於方伯而反招夷狄之兵未犯中國圍陳

而求歸聖人惡中國不自正而夷狄得以假義而行也故持書

曰納頓子于頓以明中國諸侯不能自有其國而夷狄乃輒以

兵圍陳而強致之也

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

者譏其以喪行也莒慶者莒之大夫魯之壻也自元年鄭之役

魯不與莒通至是衛侯新文欲若援焉莒人請之故為此盟以

平之泚我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

速盟于向

成公以是月即位國有常禮未可以出而平繇乎我

不可不終固也於是遣大夫非敢以大夫抗國君也

避難于鄭諸侯當星行其舍以奔赴其君令不赴芟四月癸

難已有不臣之罪况又擅興兵以滅同姓之國乎

也宋蕩伯姬來送婦今自為其子來送婦是失不親迎

而始來送也魯不能以禮正之是奇宋殺其大夫

不容不書姓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氏殺無罪也圍陳而納之不言遂者明一事也夫陳逐頓子信有罪矣頓子

不求直於天王赴訖於方伯而反招夷狄之兵未犯中國圍陳

而求歸聖人惡中國不自正而夷狄得以假義而行也故持書

曰納頓子于頓以明中國諸侯不能自有其國而夷狄乃輒以

兵圍陳而強致之也

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

者譏其以喪行也莒慶者莒之大夫魯之壻也自元年鄭之役

魯不與莒通至是衛侯新文欲若援焉莒人請之故為此盟以

平之泚我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

速盟于向

成公以是月即位國有常禮未可以出而平繇乎我

不可不終固也於是遣大夫非敢以大夫抗國君也

避難于鄭諸侯當星行其舍以奔赴其君令不赴芟四月癸

難已有不臣之罪况又擅興兵以滅同姓之國乎

也宋蕩伯姬來送婦今自為其子來送婦是失不親迎

而始來送也魯不能以禮正之是奇宋殺其大夫

不容不書姓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氏殺無罪也圍陳而納之不言遂者明一事也夫陳逐頓子信有罪矣頓子

不求直於天王赴訖於方伯而反招夷狄之兵未犯中國圍陳

而求歸聖人惡中國不自正而夷狄得以假義而行也故持書

曰納頓子于頓以明中國諸侯不能自有其國而夷狄乃輒以

兵圍陳而強致之也

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

者譏其以喪行也莒慶者莒之大夫魯之壻也自元年鄭之役

魯不與莒通至是衛侯新文欲若援焉莒人請之故為此盟以

平之泚我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

速盟于向

成公以是月即位國有常禮未可以出而平繇乎我

不可不終固也於是遣大夫非敢以大夫抗國君也

使公子遂遠乞師于楚以自防焉亦
可差矣鄆齊地又見公越境追寇也
侵而麥來伐蓋齊侯深怨公之
不助宋納已故至此為討也
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
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
白是黨衛也齊人以此加兵於
魯至是衛以齊膏與而狄謀已
故示其勞困而伐之亦所以救
魯也雖然衛侯不念齊
之德而以然報之曾不諱木瓜
之詩乎又而敗之且矣
公子

遂如楚乞師
自宋公茲父卒諸侯遂推楚行
霸者之事夫
王於何地乎皆叛不忠之罪不
待題絕可見矣楚夷狄也齊中
國也中國而相侵伐不過以禮
義相責廉恥相厲耳魯公見侵
於齊不治其禮義之所不至而
使之不來乃使其臣師乞於夷
狄是不有天子而導夷狄以伐
中國也夷狄而伐中國是禽獸
將逼人比天下之大變春秋之
所謹也聖人不敢行言公而以
公子遂如楚乞師者罪公子遂
之乞師乃所以深罪公也魯頌
僖公曰公車于采朱英綠滕二
茅重了公使三萬男冒朱履烝
使增增戎狄是制師是懲則莫
我敢萊蓋頌僖公之盛如此

秋楚人滅夔以夔及子歸
此魯
人

今乃乞師于楚何其衰也
兵之不可恃於是可戒
罪也魯乞師於楚楚自謂可以
得志於中國欣然為之出師且
以謂湯征自葛姓以葛伯不祀
故也於是滅夔之不祀祝也夔
融于鬻能蓋有辭焉而楚曰魯
之乞師而先滅之是借夔以示
滅於中國也春秋人楚而書夔
子之爵所以伸夔而黜楚也凡
國滅而君虜無不名者國滅罪
也虜服辱也而夔子不名者
以夔乃楚之同姓無故而見滅
故也有王者作與滅國絕也
則夔庶幾然以表狄攻矣表狄
且不足書而春秋不遺者楚於
是時稱霸故孟之會進而稱子
是以諸侯與之也以諸侯予則
以中國待之故其責
久楚人伐宋圍緡
此亦魯人之罪
也魯人導夷狄
之也不得不以中國
之兵入於中國其兵過宋境遂
伐宋而圍緡也楚於是為輕用
其師矣魯乞師而二國先麥其
害如此夫宋自泓之敗不復與
楚爭衡余楚以為不附已而又
討之
故書人書伐書圍以見夷狄之
恣橫
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
齊人加兵於魯魯款報之當請
命于天子會諸侯以同討
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召師
來入華笈以伐親隣之

今乃乞師于楚何其衰也
兵之不可恃於是可戒
罪也魯乞師於楚楚自謂可以
得志於中國欣然為之出師且
以謂湯征自葛姓以葛伯不祀
故也於是滅夔之不祀祝也夔
融于鬻能蓋有辭焉而楚曰魯
之乞師而先滅之是借夔以示
滅於中國也春秋人楚而書夔
子之爵所以伸夔而黜楚也凡
國滅而君虜無不名者國滅罪
也虜服辱也而夔子不名者
以夔乃楚之同姓無故而見滅
故也有王者作與滅國絕也
則夔庶幾然以表狄攻矣表狄
且不足書而春秋不遺者楚於
是時稱霸故孟之會進而稱子
是以諸侯與之也以諸侯予則
以中國待之故其責
久楚人伐宋圍緡
此亦魯人之罪
也魯人導夷狄
之也不得不以中國
之兵入於中國其兵過宋境遂
伐宋而圍緡也楚於是為輕用
其師矣魯乞師而二國先麥其
害如此夫宋自泓之敗不復與
楚爭衡余楚以為不附已而又
討之
故書人書伐書圍以見夷狄之
恣橫
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
齊人加兵於魯魯款報之當請
命于天子會諸侯以同討
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召師
來入華笈以伐親隣之

今乃乞師于楚何其衰也
兵之不可恃於是可戒
罪也魯乞師於楚楚自謂可以
得志於中國欣然為之出師且
以謂湯征自葛姓以葛伯不祀
故也於是滅夔之不祀祝也夔
融于鬻能蓋有辭焉而楚曰魯
之乞師而先滅之是借夔以示
滅於中國也春秋人楚而書夔
子之爵所以伸夔而黜楚也凡
國滅而君虜無不名者國滅罪
也虜服辱也而夔子不名者
以夔乃楚之同姓無故而見滅
故也有王者作與滅國絕也
則夔庶幾然以表狄攻矣表狄
且不足書而春秋不遺者楚於
是時稱霸故孟之會進而稱子
是以諸侯與之也以諸侯予則
以中國待之故其責
久楚人伐宋圍緡
此亦魯人之罪
也魯人導夷狄
之也不得不以中國
之兵入於中國其兵過宋境遂
伐宋而圍緡也楚於是為輕用
其師矣魯乞師而二國先麥其
害如此夫宋自泓之敗不復與
楚爭衡余楚以為不附已而又
討之
故書人書伐書圍以見夷狄之
恣橫
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
齊人加兵於魯魯款報之當請
命于天子會諸侯以同討
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召師
來入華笈以伐親隣之

今乃乞師于楚何其衰也
兵之不可恃於是可戒
罪也魯乞師於楚楚自謂可以
得志於中國欣然為之出師且
以謂湯征自葛姓以葛伯不祀
故也於是滅夔之不祀祝也夔
融于鬻能蓋有辭焉而楚曰魯
之乞師而先滅之是借夔以示
滅於中國也春秋人楚而書夔
子之爵所以伸夔而黜楚也凡
國滅而君虜無不名者國滅罪
也虜服辱也而夔子不名者
以夔乃楚之同姓無故而見滅
故也有王者作與滅國絕也
則夔庶幾然以表狄攻矣表狄
且不足書而春秋不遺者楚於
是時稱霸故孟之會進而稱子
是以諸侯與之也以諸侯予則
以中國待之故其責
久楚人伐宋圍緡
此亦魯人之罪
也魯人導夷狄
之也不得不以中國
之兵入於中國其兵過宋境遂
伐宋而圍緡也楚於是為輕用
其師矣魯乞師而二國先麥其
害如此夫宋自泓之敗不復與
楚爭衡余楚以為不附已而又
討之
故書人書伐書圍以見夷狄之
恣橫
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
齊人加兵於魯魯款報之當請
命于天子會諸侯以同討
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召師
來入華笈以伐親隣之

今乃乞師于楚何其衰也
兵之不可恃於是可戒
罪也魯乞師於楚楚自謂可以
得志於中國欣然為之出師且
以謂湯征自葛姓以葛伯不祀
故也於是滅夔之不祀祝也夔
融于鬻能蓋有辭焉而楚曰魯
之乞師而先滅之是借夔以示
滅於中國也春秋人楚而書夔
子之爵所以伸夔而黜楚也凡
國滅而君虜無不名者國滅罪
也虜服辱也而夔子不名者
以夔乃楚之同姓無故而見滅
故也有王者作與滅國絕也
則夔庶幾然以表狄攻矣表狄
且不足書而春秋不遺者楚於
是時稱霸故孟之會進而稱子
是以諸侯與之也以諸侯予則
以中國待之故其責
久楚人伐宋圍緡
此亦魯人之罪
也魯人導夷狄
之也不得不以中國
之兵入於中國其兵過宋境遂
伐宋而圍緡也楚於是為輕用
其師矣魯乞師而二國先麥其
害如此夫宋自泓之敗不復與
楚爭衡余楚以為不附已而又
討之
故書人書伐書圍以見夷狄之
恣橫
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
齊人加兵於魯魯款報之當請
命于天子會諸侯以同討
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召師
來入華笈以伐親隣之

今乃乞師于楚何其衰也
兵之不可恃於是可戒
罪也魯乞師於楚楚自謂可以
得志於中國欣然為之出師且
以謂湯征自葛姓以葛伯不祀
故也於是滅夔之不祀祝也夔
融于鬻能蓋有辭焉而楚曰魯
之乞師而先滅之是借夔以示
滅於中國也春秋人楚而書夔
子之爵所以伸夔而黜楚也凡
國滅而君虜無不名者國滅罪
也虜服辱也而夔子不名者
以夔乃楚之同姓無故而見滅
故也有王者作與滅國絕也
則夔庶幾然以表狄攻矣表狄
且不足書而春秋不遺者楚於
是時稱霸故孟之會進而稱子
是以諸侯與之也以諸侯予則
以中國待之故其責
久楚人伐宋圍緡
此亦魯人之罪
也魯人導夷狄
之也不得不以中國
之兵入於中國其兵過宋境遂
伐宋而圍緡也楚於是為輕用
其師矣魯乞師而二國先麥其
害如此夫宋自泓之敗不復與
楚爭衡余楚以為不附已而又
討之
故書人書伐書圍以見夷狄之
恣橫
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
齊人加兵於魯魯款報之當請
命于天子會諸侯以同討
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召師
來入華笈以伐親隣之

今乃乞師于楚何其衰也
兵之不可恃於是可戒
罪也魯乞師於楚楚自謂可以
得志於中國欣然為之出師且
以謂湯征自葛姓以葛伯不祀
故也於是滅夔之不祀祝也夔
融于鬻能蓋有辭焉而楚曰魯
之乞師而先滅之是借夔以示
滅於中國也春秋人楚而書夔
子之爵所以伸夔而黜楚也凡
國滅而君虜無不名者國滅罪
也虜服辱也而夔子不名者
以夔乃楚之同姓無故而見滅
故也有王者作與滅國絕也
則夔庶幾然以表狄攻矣表狄
且不足書而春秋不遺者楚於
是時稱霸故孟之會進而稱子
是以諸侯與之也以諸侯予則
以中國待之故其責
久楚人伐宋圍緡
此亦魯人之罪
也魯人導夷狄
之也不得不以中國
之兵入於中國其兵過宋境遂
伐宋而圍緡也楚於是為輕用
其師矣魯乞師而二國先麥其
害如此夫宋自泓之敗不復與
楚爭衡余楚以為不附已而又
討之
故書人書伐書圍以見夷狄之
恣橫
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
齊人加兵於魯魯款報之當請
命于天子會諸侯以同討
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召師
來入華笈以伐親隣之

今乃乞師于楚何其衰也
兵之不可恃於是可戒
罪也魯乞師於楚楚自謂可以
得志於中國欣然為之出師且
以謂湯征自葛姓以葛伯不祀
故也於是滅夔之不祀祝也夔
融于鬻能蓋有辭焉而楚曰魯
之乞師而先滅之是借夔以示
滅於中國也春秋人楚而書夔
子之爵所以伸夔而黜楚也凡
國滅而君虜無不名者國滅罪
也虜服辱也而夔子不名者
以夔乃楚之同姓無故而見滅
故也有王者作與滅國絕也
則夔庶幾然以表狄攻矣表狄
且不足書而春秋不遺者楚於
是時稱霸故孟之會進而稱子
是以諸侯與之也以諸侯予則
以中國待之故其責
久楚人伐宋圍緡
此亦魯人之罪
也魯人導夷狄
之也不得不以中國
之兵入於中國其兵過宋境遂
伐宋而圍緡也楚於是為輕用
其師矣魯乞師而二國先麥其
害如此夫宋自泓之敗不復與
楚爭衡余楚以為不附已而又
討之
故書人書伐書圍以見夷狄之
恣橫
公以楚師伐齊取
穀
齊人加兵於魯魯款報之當請
命于天子會諸侯以同討
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召師
來入華笈以伐親隣之

國手魯一元師於楚而慶宋二國先被其毒公遂以宋勝之師
伐奇取穀置齊桓之子雍而使易牙奉之是公不能尊衛中國
攘却夷狄而反藉其兵以報怨德深其怨於齊而楚之所以責
望於我者亦將弗能堪矣謀之不臧此其甚乎稱以義見桓十
四 公至自伐齊 公以夷狄之無伐親鄰強大之國又取其
年 邑焉豐源惡重此臣子所以殆其往而銀
其至 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子魯甥也自莊二十七年
自城緣陵之後亦莫與諸侯會蓋習於淮夷
甚矣至是始來朝公早之故杞子亦不恭
復六月庚寅

二 齊侯昭卒 孝公立十年其弟湣殺孝
公之子而自立是為昭公
秋八月乙未

七 葬齊孝公 三月而葬簡也魯伐齊取其邑而不廢喪
紀故曰其會葬而著其臣私謚之罪
乙

六 已 八月無乙巳乃 公之子遂師入杞 以伐齊而自師師
在九月六日

入杞者以杞微弱故也弱國既來朝又不得免焉如責其朝禮
之不共豈不愈於不朝乎又豈可以其來朝而反用師以報之
乎况杞魯乃甥舅也國而伯姬在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

馬魯人不義甚矣傷公之德衰矣 宋不與楚宗諸侯且有先君之怨又自以為
伯許男圍宋 伯國故終不與楚楚人前年伐之今又圍焉

人楚子者夷狄之也夫楚以夷狄恣殺狼之強來杞中國而陳
蔡鄭許皆中國之諸侯反會夷狄同伐之仲夷之強屈中國
之義故書楚與四國之君圍宋以罪之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

不著故書楚人於四君之上則四國徒夷狄圍中國之罪昭然
可見矣且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尊圍宋之役稱
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蓋聖人於華夷之辨其嚴如此 十有

二月甲戌 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一年楚師諸侯
執宋公以伐宋公會

諸侯盟于毫而宋公得釋此猶可善也今楚師諸侯圍宋而公
又會諸侯盟于宋其地以宋又謹而日之是不能解宋之圍而

此盟為不足信矣蓋公持畏楚之強而來為此盟以報元師之
恩耳豈有固衛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於晉而文公得以為

思耳豈有固衛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於晉而文公得以為

資遂霸諸侯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侯伐衛

晉文公前此未見於經

曹侯之後疑衍

莫再

始起而遂稱其爵何其暴哉夷叔桓之霸自莊十三年北杏之會經營馳驟二十餘年凡所使伐皆賤稱人至僖四年召陵之盟始與之爵又何遲也蓋自存桓既歿楚人復張猖狂不道欲宗諸侯與宋並爭會孟戰泓以害宋者數矣今又圖之踰年天下諸侯皆委靡頹從而莫有與之抗者乃若急于晉晉之方起而霸功不施踵而建此年遂敗楚于城濮遂會諸侯朝王于踐土再會諸侯朝王于河陽可謂速矣安可不與之爵邪抑也存為楚所敗今又宋為楚所圍文公見中國之衰奮有攘夷然狄之志謂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加兵于曹衛示天下以子楚者必伐則楚必力救之遂可以分楚之兵勢而晉亦可以合存宋之兵同致力於楚也故先為宋侵曹次為存伐衛於曹言侵以文公亦有私憾焉於衛言伐則討得其罪矣雖專兵侵伐之罪皆不逃於王法而其意則有在矣故公子買戍衛不

卒戍刺之

春秋殺大夫公子未有若其罪者令買以罪書何也成衛之誅在買為不幸在魯為不義何

則七年衛人伐齊以救魯魯又乞師於楚以伐齊故此年晉伐衛而楚使魯往戍之然晉侯伐衛雖為存報怨實欲致楚師耳魯乃黨衛附楚皆萃即夷而使公子買戍衛以禦晉師彼晉師方強豈一公子買所能抗哉知其勢之不可而不卒戍也魯人又懼楚來救衛而討其不卒戍之罪故托不已遂殺公子買以解楚且以說晉嗚呼殘骨肉之恩以奉敵國倍公實有以取之矣春秋書魯之惡必微其辭曰不卒戍者明其他罪也卒刺公子偃異故其詞之詳如此不直曰殺而曰刺者蓋取周宣三刺之法猶曰以道殺楚人救衛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魯能致楚師之出也楚師既出故有城濮之戰三月丙午初晉侯入曹執曹

伯昇宋人

十九年宋襄公圖霸首會諸於曹南侯而曹先皆之襄公自是不得志於諸侯及孟之會楚人

執宋公以伐宋而曹伯實預焉故晉侯行霸而首先為宋加兵于曹既入其國遂執曹伯以界宋人界宋人者亦所以致楚師

且以宋連年困於楚欲連宋兵使之同致力於楚故也夫晉以諸侯執諸侯又不歸于天子而以界宋人皆王法之所不容而不收極人者蓋晉侯入曹之意俱欲連宋兵以攘楚自是遂有功於中國聖人原其情而極爵也不言與宋人而言界者嫌與宋人係是執蓋

夏四月己巳

初

晉侯齊師宋師秦

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衛地及楚人戰于城濮者與救衛之

師戰也晉既侵曹伐衛故齊為之出師而秦與晉乃舅甥之國也亦曰以師助之是時中國皆附楚獨宋齊不與曰我伯國也晉得二伯國而加之秦亦可以逞矣一戰勝楚於是楚人攝服於此矣故獨稱爵時楚之強盛甚於齊桓之時而晉文之功最盛於中國不在齊桓之下故春秋進之與齊桓等三國稱師者著晉之能得眾也特人楚而又稱楚師績者所以惡楚子敗也楚子知得臣不可使也而不能不使知晉侯不可敵也而不能不敵是特其強衰自取其敗績也董仲舒曰戰不若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盟不若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故城濮之戰召陵之

子

盟皆春秋之所與者以其俱有攘夷之功也凡中國與夷狄戰皆以中國及之不書伐楚者曰楚師之來而與之戰非伐討彼罪也然秦始見於春秋而遂稱師何也秦國則誠絕國也終齊桓之世未嘗會諸侯也齊桓既歿諸侯皆與楚而秦夷商也能先諸國從文公以攘楚豈不賢於諸國乎仲尼於是雖曰楚始見並於列國而中國之其所以待秦伯者誠異於楚矣

殺其大夫得臣

楚本小國無命大夫自僭王之後其號為令尹者乃春秋用夏之臣所以敢來陵犯

中國者蓋斯人也得臣是矣晉文公聞其死而後喜可知曰莫余毒也已蓋其為中國之害如此今以敗績自殺則中國之害除其一矣然聖人以公怒待天下豈若樂禍幸災者哉故以諸侯專殺大夫之例書之以待考中國諸侯者而待夷狄是乃所以正其狂

曹特

衛侯出奔楚

楚以兵救衛衛所恃者楚耳楚師既敗績故衛侯懼晉大逼已恐如

曹伯之見執而遂奔楚也然而晉侯情借衛以致楚師非有意於逐衛侯但衛侯自畏而出耳故春秋書其爵而不名以見衛侯無大罪與鄭伯

五月癸丑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實秦侯朱異矣

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楚自齊桓之歿遂入為中國之害宋襄與

盟而被執與戰而敗傷中國諸雖魯衛陳蔡鄭曹皆侯服從聽命而晉一戰敗之威震諸侯向之附楚者皆會于踐土而諸盟為晉文於是遂霸諸侯也齊侯序宋公之上者俗奇桓之功也衛侯奔楚存亡未可知衛元咺奉其弟武叔撰其盟焉不以成君之礼故插子而在鄭伯之下莒子於是始與盟會也據左氏王子虎亞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將王室母相害也君子謂是盟也信故陳侯如會而歸中國故雖不及盟晉侯許之謹而日之

公朝于王所

此見諸侯既盟而天王始至也晉齊桓眼楚之後遂會王世子于首止即今天王是也自

居鄭之後晉文公出定除叔帶之雖姑歸京師令晉文勝楚攘夷狄安中國而諸侯有踐土之會王室又有賴焉於是晉未勞晉侯然經不書天王之至者聖人明君臣之大義以密法於萬世夫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乃出王畿以徒諸侯之會尊早倒置不可以訓故但書公朝于王所而不知天子在是矣不書諸侯朝于王所而徒書公者此聖人之深意也古者諸侯必以

難 服 從

觀

時朝覲于天子而春秋之時王室微弱諸侯不朝奉魯一國而天下可知矣以二百四十年中公如京師者一及此年公朝于王所者二而已成三年公如京師而曰朝者實會晉伐秦而道過京師也此年天王勞晉侯於踐土晉侯召天子於河陽兩書公朝于王所而不書諸侯豈有天子在是而諸侯不朝者哉諸侯非王豈不出境令曰私出盟會遇王而朝此為何礼聖人袒書公朝于王所以明君臣之義而六月衛侯鄭自楚不書諸侯同盟蓋掩其不成于朝也

復故于衛

晉侯以衛武叔來遂使與盟于王庭則知非有憾於衛也衛子班於莒上是既假天子之會以

余之同於繼世未踰年之君矣衛侯在楚知衛已與晉盟曰假楚援而復故不烹于王不顧衛子使魯因相殘君臣相訟此情與出奔異矣故生名之且武叔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之信先期而入曰殺之故春秋不書武叔之變是專責衛也衛元咺出奔晉其事也夫為人臣而許其君可乎晉人執衛君故之于

京師為是故耳

陳侯款卒

前書陳侯如會者後至也後至者病也會罷而故自辛于國故

但 爭

手

不地與許男新臣國穆公十四年其子朝之秋杞伯姬來
是為魯公不書葬者陳子出與諸侯會故也
以去年公于遂師師入杞故伯姬來
諸平也厥後又來求婦蓋欲親魯也
公子遂如齊晉侯既霸諸侯皆通好故復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

子昔日子邾子秦人于溫
溫之會晉侯實以朝天王為名而合諸侯然不能朝于京師乃

召天王以就諸侯故先為此會以待天王之至於是秦人始預
中國之會故序在諸侯之下陳共公未葬先君而出會故補子
獨衛侯不與會者晉聽
元咺之訟不使之預也
天王狩于河陽齊桓公晚年慮諸侯有解體者故首
止之會致王世子葵立之會致宰周公歎假尊周之義以堅諸
侯之心然世子周公皆人臣也使臨諸侯盟會猶之可也今天
王之行實晉文召之也晉侯召之不敢明言而請以天子自狩
為名其曰天王狩于河陽者晉文之諂辭也春秋實書其事乃
所以明天王之尊而罪晉侯之不臣也左氏載仲尼之言曰以
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殊不知此實晉文之

辭非春秋之辭也踐土之會天王實勞晉侯而晉無召王之迹
非若河陽之行反道害義故實書其說言以見其不成行也天
王不成行則諸侯不成朝矣春秋之義所以明微也嗚呼抑強
扶弱尊王室而黜諸侯非聖人孰能救之溫即河陽之地名此別
言河陽者嫌天王下
就溫故廣言之也
也諸侯不朝于京師
猶日之不繫於月也
公朝于王所
晉侯致天王于河陽而
以自狩為文又不書法侯皆朝而獨書公者聖人之意以謂朝
王宜於京師今邊之於外而朝之此非典禮不足以訓然而不
書公朝則盡沒其實使後世無以見是以謹而日之聖人於魯
乃父母之邦有君臣之義每遷就而為之辭况魯魯史手故書
公朝王所則天王出就諸侯其微弱之甚自可見矣晉侯雖帥
諸侯以朝王實著諸侯之不臣獨已能帥而朝之意善而名不
正故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蓋齊因侵秦
而伐楚是譎也然討楚之名不譎是以正而掩其譎也晉文公
率諸侯以朝王是正也然召王之名不正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夫齊桓晉文俱有攘夷狄尊中國之功究觀春秋所書之迹則

夫齊桓晉文俱有攘夷狄尊中國之功究觀春秋所書之迹則

譎正之論可以灼見二霸之心矣故臯論之春秋之世楚人強
 暴僭竊大號天王不能治也而二霸治之二霸之舉終不純于
 文王之道仲尼既取之矣而於傷教敗道之甚者必周旋而成
 就之至於不能文則又為之隱隱之者非私二霸也傷王室之
 不競也踐土之會天王臨之而處守書之不以肆觀
 方岳之禮歸之者諸侯尊晉非尊王也故會盟而後書狩狩而
 後書我朝明主伯也主伯而猶以自行為文猶以朝王
 為文隱之至也聖人思討以為直辭婉而思顯如此
 晉人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既勝楚則且招携掩貳以宗大德
 反聽元咺之訟執人之君于天子之側直其臣而曲其君此非
 所以宗諸侯也故於此敗而人之雖然而執曹伯以畀宋人不
 插晉人今執衛侯歸于京師反敗插人何也曰執曹伯者欲連
 宋兵以伐楚也猶可以情言也故蒙上文書之執衛侯則在天
 子在焉不可以情言矣故專執之罪雖均而情有不同則聖人
 安得不權其輕重而書之哉凡言歸者易辭以執得其罪而歸
 之如晉侯執曹伯是也歸之于者強之辭
衛元咺自
 以執非其所而強以歸之此晉人執衛侯是也

晉復歸于衛

為人臣而訟其君雖直亦曲矣晉侯聽其臣
 子之訟而執其君非霸者所以請亂之義也

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衛侯執而元咺歸故書復歸以
 見其罪何則諸侯矣國而復歸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而復
 歸非正也大夫不世也故大夫復者位已絕矣已絕而復歸者
 衛元咺是也已絕而復入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皆足以殺其
 躬而已元咺之為人臣君歸則已出君出則
諸侯遂圍許
 已歸咺既歸衛遂立公子瑕此尤可罪矣
 此會溫諸侯前日後凡也遂者自專之辭夫天子出狩許侯不
 朝此當討也當討而不書伐者許雖以再會不至可因會共討
 之然天子在是而專兵以圍人之國王法所不容也以此觀之
 晉侯師諸侯以朝王非衣裳之會也實以兵脅之耳實不成乎
 朝也春秋書遂
曹伯襄復歸于曹
 此不言所自者晉亦
 圍許蓋可見矣
 假曹以伐楚今既勝
 楚而歸內外無難非若衛侯附夷狄之勢而先歸也然而晉文
 執之晉文釋之無復聞有天子之命則又異乎曹伯歸自京師
 者矣其名之者
遂會諸圍許
 書遂會者已離會也未乃
 惡其以賂免也
 歸國而再會也雖不敢即

安以神前過然義可歸而不敢歸其情可見矣一許爾九國之師再圍而始從夫許則不敵而晉文亦矣必許哉齊桓之伯秦晉不會也陳蔡亦不常會也齊桓不病人亦不以病齊桓也故曰春秋之霸齊桓為優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今東夷之國葛盧其名也

朝也不言朝者公出會故也公出會公去冬

而夷狄未則疆吏拒而納可也不公至自圍許

于過朝王于河陽乃始圍許而此不以前事致者蓋天子在是而諸侯輒以兵圍許罪不容誅故書至自圍許以罪之且見公之此行本以圍許為重而不成于朝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鄭陸附楚故晉為此會謀伐之然晉文會盟雖皆在

王畿之側未有如翟泉之盟逼近王都又敢與王人同盟則強迫其會者謂誰公會之也公往會之則彼稱人者豈皆微者歟

左氏則王子虎晉狄偃宋公孫周齊國歸父陳袁濤塗秦小子憇也夫王子之尊豈可出王都與諸侯之大夫盟諸侯之

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今諸侯不會同于王以受盟而使陪臣抗國君而與王子同盟于天子之側故悉貶稱人而內不稱公以見此盟

最為惡之大者秋大雨雹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

書霰猶冬介葛盧來此得見公矣何以不言朝一歲再月食也未失朝事疏數之節敗常黷禮不

成于朝也期見公而後已先儒以夷狄之來為太平盛德之事此非所以為訓也肯而旅獻葵太保作旅葵以訓于王蓋夷狄豈可以禮義相接哉中國因其來而自知所成以禮義外之可也故凡書夷狄之來皆罪中國不自正而輕受之爾若漢光武之謝絕西域則所謂

以禮義外之者也

二十九年是年閏春王正月一時無事書首月夏狄侵齊

狄不救邢而侵齊自背其盟也且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攘斥者

存天道王法也

存天道王法也

存天道王法也

存天道王法也

疑薄

以其非若楚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殺二大夫以上

有不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志均也成八年晉殺大夫趙盾趙盾至是也書曰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元咺訟君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又檀自立君信不臣矣而公子瑕為咺所立而遂有其位亦不可免故書曰及以志專殺之中又有輕重也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義同此然此乃衛侯將歸懼咺瑕之不納故道殺二子而後歸也經書於衛侯未歸之前若不罪衛侯者蓋以二子之禍皆晉又為衛侯鄭歸于衛 僖公納王於晉侯晉侯為之請於王私釋之故不言歸自京師然則此復歸也其不言復者不與其復也衛侯之始復也殺武叔其又復也殺元咺及公子瑕其景房無親如此夫殺賊其親則正之此先王之法也故生名 晉曰之以此為防後世猶有疑忌宗族橫加誅戮如六朝者 晉曰人秦人圍鄭 此晉侯秦伯也曷為人之非伯討也初晉侯之亡也過鄭而鄭不禮焉及晉文之伯也既與同盟會而於此復假怨晉名以責楚而加之兵秦又中變師卒無功故不書伐而貶稱人三國連兵結讐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 此介葛盧也夷狄數來而我不以禮義正之致敢稱兵在吾附庸之國而無忌憚是吾國之取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侯之聘使失大臣之禮矣也 左氏載享有昌歆白黑歆監而周公辭享蓋未有列國享使臣以三公禮者也故春秋允稱使者皆罪其不當使也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然則使公卿大夫者皆不當使矣又况使其君之弟者也 公子遂如京 師與宰周公來聘連文而書者此公子遂如京師與宰周公來聘連文而書者以見君臣交聘非禮之甚也周雖弱天王也魯雖強諸侯也以臣抗君於理可乎前此未有天王與諸侯交聘之事於此見桓文之際天王微弱諸侯強抗上下交聘同於列國故書公子遂如京師以著僖公抗天子之惡繼書遂如晉文以見僖公不專使之罪也夫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斯不輕魯矣今公子遂之行非專如京師實聘于晉此僖公不知尊天子而視天子與諸侯等也不敬莫大焉聖人不敢斥言但先書如京

師遂如晉

此公子遂如京師與宰周公來聘連文而書者以見君臣交聘非禮之甚也周雖弱天王也魯雖強諸侯也以臣抗君於理可乎前此未有天王與諸侯交聘之事於此見桓文之際天王微弱諸侯強抗上下交聘同於列國故書公子遂如京師以著僖公抗天子之惡繼書遂如晉文以見僖公不專使之罪也夫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斯不輕魯矣今公子遂之行非專如京師實聘于晉此僖公不知尊天子而視天子與諸侯等也不敬莫大焉聖人不敢斥言但先書如京

視天子與諸侯等也不敬莫大焉聖人不敢斥言但先書如京

師而後書遂如晉若公子遂擅如晉然也
罪公子遂之擅如晉乃所以深罪公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凡取田必繫國許田邦田是也此不繫國本我田也嘗為

鄰國所奪今復取之所謂復周公之宇也取義見成二年蓋春
秋以治易亂不以亂易亂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已之有
不以道者其罪難知聖人公子遂如晉謝取濟西田也夫
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

子遂去冬往聘之今春又聘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
季何享於晉而薄於周也

牲猶三望

魯之郊禘非禮也然自先王賜之先公行之遂
以為常春秋書郊者十有三於非禮之中又有

非禮焉故聖人因而書之雖然郊有二季日至之郊報本之祭
也當在周之正月啓蟄而郊祈農之祭也當在周之四月正月
必用日至無所事卜故春秋紀郊牛之變唯指正月也四月必
用辛日不可不卜故春秋紀卜郊之事唯指四月也魯之郊也
今已四月而方卜之固非禮矣凡卜郊不過二先卜上辛不吉
則卜中辛又不吉則不卜而用季辛季令至下四卜又非禮也

四卜不從遂免牲而不郊又非禮也免牲者有司端冕奉送于
南郊免牛亦然豈苟縱而放之哉夫郊而四望天子之禮也諸
侯直祭其境內山川耳魯因郊而望祭然亦止於三望而已三
望之禮因郊而設其祭雖不以牛今既免牲不郊而不廢三望
之禮此又何禮也哉魯雖得用天子之禮蓋亦未嘗純用而與
天子略無別也然其顛倒錯亂如此則魯之用之亦徒然耳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
存天道王法也

八月杞伯姬來求婦

婦人無
專行令

越境而來已為非禮况又不因媒妁之言而自為其子求婦乎
婚姻大事也祀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故春秋書此以為婦人
預國事之戒以此為坊
後世猶有呂武之禍
狄圍衛為邢故也狄能圍人之國則
衛及衛之滅邢既背盟而不能救至此乃
圍衛是欲自利耳夷狄之不可恃如此
十有二月衛遷

于帝丘

前此衛為狄所滅齊桓為之城楚立而遷季今又避
狄自遷而諸侯弗圖季雖衛因滅同姓而自取之亦

以見狄之強盛而晉侯有愧於齊
桓也衛詩之思桓德不亦宜乎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四月己

丑十鄭伯捷卒

鄭文公立四十五年不書葬者捷不聽王命是生狄難卒出襄王正與狄反故春秋

東

罪之也其子蘭

衛人侵狄

狄有亂衛人棄其亂而加之兵故不言伐而言侵所以譏衛也

秋衛人及狄盟

衛雖侵狄以報去冬之見圍然而又恐狄之侵迫不已故因與之盟曰及狄者以中

國及夷狄也不地者就其廬帳盟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

晉侯重耳卒

伏

晉文公立九年世子驩立是為襄公或問春秋諸侯孰賢曰春秋諸侯受封周室列為五等東遷之後土疆不守職貢不奉朝覲之禮盡廢征伐之事專出皆罪人也曰不有齊桓晉文乎周室既衰諸侯既熾以大吞小以強暴弱兵車之軌交乎天下而不可挽生民之命墜乎深谷而不可援夷狄乘之橫乎中國而倡之於前晉文明大順和之於後討逆誅亂內率諸侯以尊王室外攘夷狄以奠中國故齊桓布天下之禁于葵丘晉文俊朝

禮記

觀之禮于踐土俾天下復知有王室之尊也中國之貴也微二伯則王室絕矣中國夷狄矣此二伯之功也而皆謂罪人可乎曰齊桓晉文徒有尊周之名而無尊周之實且皆非命伯而以兵強地大乘天子衰季互起禮方伯之權專征伐之事耳所謂內率諸侯以尊王室外攘夷狄以奠中國者其能盡使諸侯守其疆土乎其能盡使諸侯俊朝覲之禮乎其能盡使諸侯弭侵伐之事乎其能盡使夷狄不犯中國乎其能使楚終去其僭號乎彼皆不能也觀其貪土地之廣持甲兵之衆驅逐迫脅以強制諸侯故小大不得已而從之雖曰內率諸侯以尊王室其實內率諸侯以尊己也內率諸侯以尊己者假其尊王室之名以令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制之以力耳其有不徇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故其土地之廣踰乎王畿甲

兵之衆踰乎王師此非徒有尊周之名而無尊周之實而何然則召陵之盟城濮之戰專表齊桓晉文何也曰孔子作春秋以抗王道以撥亂世中道而立不責人以所不能故召陵之盟城濮之戰專表齊桓晉文者權也與其攘夷狄救中國一時之權也它則譏之斥之以正王法又况桓文雖能迭勝強楚終不能絕其僭號以尊天子何所為哉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

之事者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荀子亦曰仲尼之門人雖
五尺之童羞稱乎五霸彼非本教化也非致隆高也非慕文
也非服人心也鄉方略審勞逸蓄積後
關而能顛倒其敵小人之傑也言哉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秦人入滑
三十年晉與秦之圍鄭也鄭使

燭之武見秦伯而說之秦伯及使三大夫戍鄭而去晉侯雖怨
秦不敢背其惠也今秦大夫之戍鄭者請於秦伯使借師而來
可得鄭國於是秦人與師歷晉踰天子之都將
以襲鄭鄭有備而遂入滑蓋秦伯之反覆如此
齊侯使國

歸父來聘
自公子遂如齊之後齊未嘗報聘也今以晉文既沒遂來通好蓋齊侍強而欲主盟故尋舊好

也夏四月辛巳五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書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殺此不書晉侯何也晉文公以攘夷狄主盟中國今卒未逾年而秦輒與兵以加中國既入滑又伐鄭不塗治之則秦亦張矣楚惠未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殆矣襄公墨纒行師而敗之直書曰敗秦者所以惡秦而予晉之

勝也然而昔殲興師外連夷狄忘親背惠結怨召寇兵連不解者十數年使兩國之民疲於報復死於戰陣者因襄公此舉之暴也故敗稱人凡諸國行師皆以至兵為首未有言及者然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加及則嫌晉人為未命之鄉例序於姜戎之上故特加及字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謂晉人者非卑也春秋文不虛出桓十四年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則知宋人者宋公也此書晉人及姜戎則矣已知晉人者晉侯也皆所以深罪之也秦人之罪前已見之矣已

苑晉文公
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葬于也晉前于此者未志于春秋後乎此者皆月之獨文公日葬晉人蓋于

狄侵齊
去年衛侵狄狄以齊背邢之盟而不救已也又加之兵然邢之滅也狄亦不救斯不可專咎齊也故書侵且為晉起也狄之強如此使天復假文公以年必將有討矣此書其侵齊悼武志之未究又以善襄公之能紹也

公伐邾取訾婁
外徑之敗雖十餘歲而魯人不忘故此年因晉喪而伐邾以報之又取其邑益見魯之貪暴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公倨復白之怨報外徑之役師非無名也然公既伐

無厭也

邾而取其邑矣今又使公子遂帥師伐之斯已甚矣蓋魯人必極其忿而後已王法所不容也

干箕 晉人敗之書曰敗狄者所以予晉之勝也聖人兩書晉人之勝以見襄公在喪一年之間敗秦敗狄威聲四振不墜文公之業故諸侯畏之而不敢叛異乎齊桓死而諸國共起伐之

冬十月公如齊 公本齊桓死而諸國共起伐之是晉文已卒齊侯一使卿來聘而主也

公至自齊 公輕往怨仇之國是輕其身也事已已初公改事齊也公之季年所為若是固不得其死也

薨于小寢 公歸未幾而薨雖自感疾聖人亦詳錄此以為後也人君輕舉妄動者之戒况薨于小寢不就

之命而自立既不正其始死又不于正寢是不正其終也春秋所以詳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陰陽繆戾四時失常於

而不殺或未當實而實皆人事之所召也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也仲尼曰此言可殺也可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矣夫哀公以三桓不用命欲去之不能乃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而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及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哉仲尼託言

僖公之事宰我正為三桓言故也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實蓋除惡於微慮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溫之會諸侯圍許

患於早之意歟 晉人復帥陳鄭以討其罪是時文公既沒列國輕

齊孝公矣以伐秦伐沈之役觀 出伐許可以嗣霸者也亦異於

之則伐許稱人蓋非御率師歟

春秋卷第五

春秋卷第六

廣陵郡高開集注

文公

公名興僖公子襄
王二十六年立

元年

歲在己未
閏三月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先君未葬例稱子而
文成定之即位皆稱

公何也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以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
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公雖上不受命於天子而內受於
先君異乎無所受而自立者矣故書即位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常度亦人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葬者臣子之事而會
葬者諸侯相送終之

食之者
辭也天王唯有吊贈含襚之禮耳今使叔服來會葬
是自同於諸侯則天王之微弱可知矣
是文見義

夏四月

丁巳

葬我君僖公

小心畏忌曰僖此臣子之私謚也
詩頌僖公唯曰魯侯而已春秋例

書公蓋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凡諸侯之立世子必請命於天子及

諸侯之薨也必告于天子天子命立其世子為諸侯世子喪畢乃朝于京師以士服見天子于廟而受命季未受命不敢服其服已見天子錫之韞冕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于祖廟然後臨其臣民季蓋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故也子雖有世繼之義必待天子壽命乃得為君也今文公未早喪而天王先使人即命之非禮甚矣韓奕之詩宣王錫命韓侯也其辭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履共爾位朕命不易 晉侯伐衛 晉襄欲紹文命夙夜匪懈履共爾位朕命不易 故皆敗而人敗秦敗狄以其冒喪用兵非齊謂以正伐不正也故皆敗而人遂告諸侯而討之據左氏又 叔孫得臣如京師 公初即位右朝王之實故春秋子其壽叔孫得臣如京師 右襄經中未嘗朝王而遂使御來錫公命公於是使陪臣如周祥焉天子王之使毛伯來錫文公之使叔孫得臣往非禮也由君不若故臣不臣得臣公子 衛人伐晉 衛孔達為政不共盟主與牙之孫公孫之子也

之不亦宜乎且晉師未退而孔達遽報其伐雖曰秋公孫敖有辭失事天之禮矣晉師於是入于戚而疆其田

會晉侯于戚 戚衛邑也晉襄初立公在襄經中使公孫敖

季凡聘禮必受於廟今非其所故書曰會非公孫敖因往致禮

敢抗晉侯為會也不書晉師之入乃所以深罪衛也 冬十月

下未 二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鬬 春秋夷狄之君卒皆

者所以謹高臣之殺也高臣弑君父自立惡逆甚矣人人皆得

而誅之况楚夷狄也中國當討其罪晉襄主盟中國不能奮中

國之威以誅其賊而制其命聖人於此深指之蓋當是時中國

亂臣賊子往往而是是中國夷狄舉相似耳况楚僭竊大號自

謂王子今書世子豈以其誓於天子哉特以高臣世嫡當立而

惡逆如此故晉人特正名為世子其旨深矣固非專以禮文責

夷狄也傷中國不能自正反見夷狄之 公孫敖如流 聘晉

復聘齊蓋魯人於是兩事 齊晉且圖婚于齊故也

二年

是年閏正月

春王正月甲子

初九

晉侯及秦師戰于

彭衛秦師敗績

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惠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憤無以為辭矣故

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之戰故書晉及然而直在晉故書晉之爵秦師忿以取敗故書敗績以戰而敗故不曰敗秦師于彭衛又謹而日之所

丁丑

作僖公主

周人卒哭而祔祔而以均晉罪於秦也

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自薨至今蓋十有五月矣非虞練之時而此方作主者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之故也

是以謹而日之

三月乙巳

及晉處父盟

夫往已國盟不地蓋名於其國中故也今經不書處父末魯魯亦無如晉者而書及處父盟然則孰與盟邪曰我公也公如晉不書者晉襄公立責魯背盟伐邾公雖居喪未朝天王而畏晉之威越禮朝晉晉侯乃使大夫盟公以辱之未有躬朝其國而下使大夫盟之者是以歿不書公也况外大夫與公盟者若非彼強迫我則但書人以明其非大夫之罪今晉實迫公今與大

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平隴

重隴鄭地盟于鄭地

夫盟故特名處父又去其族以著其罪雖然此非專罪晉處父也亦所以罪魯之臣子也夫公之如晉豈無卿大夫以從行乎皆不能推明大義而以正理折之遽自屈辱甘心受盟是豈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耶

夏六月公孫敖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

千秋七月

記失也此可以見一歲之望盡失矣八月雖

下卯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也文公所以緩於作主者意在此也夫僖公雖閔之兄然閔實先立僖公嘗北面而事之君臣之義已定矣反其傳繼則父子之義又定矣臣不可以先君子不可以先父今文公欲自尊其父而躋于閔公之上則紊亂宗廟顛倒禮經先親後祖昭穆失

及

序謂之逆祀不亦亘乎以此為防而漢儒猶有兄弟不相為後
之論夫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於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耳
耳既授以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
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漢儒迭毀之禮引宣
昭兩帝並為昭穆猶知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
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
帝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亦與閔僖
無異而當時議者皆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帝天下
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為
元帝後皆皆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而漢儒例以兄弟不相為
後不當以昭穆格之此妄也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
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躰矣而當嗣者反以為
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
者一不可也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信死二
不可也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乃自繼先君則不唯
後君命已之意又廢先君傳兄之命三不可也天下國家則歸
之已父子之禮則取不為四不可也徐邈曰若兄弟六人為君自
為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祢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

所斷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
為君亦六代祀祧祿矣假非兄弟相代而其祖亦當遷耳豈得
故有哉即如邈言使有兄弟六人各自稱昭是存十三廟又其
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受國
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事之本
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
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今父之
宗廟根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亦可以已矣為晉計者

樓

不若復後城濮之事連秦伐楚討其弑君父之賊以光紹文公
之業豈不善乎乃復樓三國以伐秦報復不已殘民結怨况再舉
兵而適京師此尤其惡也公子遂如齊納敝巾 婚禮有六曰
之大者故賤而人之 納徵也公始祥而納幣則納采問名皆在三年之內矣夫三年
曰請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固自有次第而所謂納幣者即
之內不固婚聖人特於此譏之所以闡幽也先儒謂婚如不當使
公族而不述其所以蓋公子公孫之於國豈皆當益人臣之義

惟婚姻之禮則有家人尊卑之序焉俾尊者將命而從事則非煩矣早者行之庶幾其可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日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在汝南平輿縣未嘗預於中國之會若以為服屬於楚而伐之則可伐之國

不勝其多矣魯使卿往則諸國必非微者夫中國不能明大義以討夷狄弑君父之賊乃與兵以問小國之罪此可傷也已聖人悉數而人之獨叔孫得臣書名氏者詳內且明諸國皆卿行也且文公三年之間書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累見於盟會則知魯之政刑盡在諸臣矣魯卒以是亡故春秋見微於監觴書以為戒齊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而管仲之姓名不見於春秋是乃深明管仲知為臣之義有其功而名不在已春秋不廢管仲之功其旨甚微非達識者孰能知之漢五行志文公時大夫始顯政

夏五月王子虎卒

同盟于翟泉故赴於諸侯而書其卒蓋著其交

政於諸侯也未有采地故不志其秦人伐晉秦伯結怨連禍殘民以逞

故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必極其憤而後秋楚人圍江

悔過聖人雖賤而人之然亦取其終能改也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已服從於中國而楚自城濮之役亦絕不敢侵伐今復圍者蓋晉文既沒襄公不復討楚人弑逆之惡故楚人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

冬公如晉

三年喪畢乃朝于晉十有二月己巳廿四公及晉

侯盟

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為盟也晉人以往年無禮於公請改盟焉夫盟已定矣又有改為公曰固辭乃復與盟我

則非禮故書公及又謹而日之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舉晉國

不衆也及又謹而日之父帥之以伐楚豈果能討其弑君父之賊哉直為救

江而已余捨大罪不問而區區為小國解紛其亦不察於先後

緩急之義矣我不自事聖人特繫之以救江者譏其徒取救患之名非仗大義之師此聖人深惜晉衰之不能有為也嗚呼其旨遠矣哉且春秋之義莫大乎伐楚而正書伐楚有二齊桓伐楚先之以侵蔡此年伐楚繫之以救江春秋有宣致思焉

四年 是年閏 春

自可 公至自晉

婦姜干齊

秋侵齊

人滅江

晉侯伐秦

冬十有一月壬寅

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公三年喪畢不朝王而朝晉至今又不朝

正于廟故是年春不書王厥後閏年不書

或孰或辱事不可測是可危也

夏逆

也公之圖婚喪制尚末終今之娶也又成礼于齊故沒不言公

而直曰婦姜者見夫人之位不明也夫人之位不明是不可為

小君而奉祭祀也是以去其氏完觀夫人不終其位國亂子弑

強臣擅命蓋由文公不能正其始也以此言之礼之於人大矣

秋楚

自箕之役至是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

江終為楚所滅則知楚之復張而如父之帥師先益

深罪晉也事

秦也秦至是能悔過矣故不復來報聖

見漢五行志

秦逞忿以晉人滅江所以

秦也秦至是能悔過矣故不復來報聖

見報乃其常情也書壽書伐曲在

人取其能遷善此秦誓所以錄於書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縫

至隴之盟晉與衛成至是晉級衛孔違故衛侯使來修舊好也
且文公之貶信公之烈猶在故以同姓則衛使甯俞來聘異姓
則秦伯使術來聘夷狄則楚子使椒來聘惜乎文公不能勉其
業此其可責也俞即甯武子也當衛侯出奔復啟之際能弭楚
以全君故孔子謂邾有道德則知邾先
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夫人風氏薨 再娶不得稱夫人而况妾乎故庶子為君則
再娶始僭然尚未敢同嫡也今風氏乃莊公之妾雖於信公為
母而直以夫人之禮薨之者以天王成之為夫人故也魯禮之
變自此始而妾嫡之分遂亂矣聖人實書之以借亂之由且示
見其無君父之惡何則彼乃吾君父之妾也今背死而強使之
配此非尊事君父之道後世不知此乃有母以子責之說凡妾
母皆稱太后甚至於妾死而加以皇后之謚此皆不知春秋之
旨者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此不稱天王
者以天王之

皆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此不稱天王
者以天王之

尊而成人臣之妾以為夫人又加厚禮辱亂天倫失天理矣故
去天以示無天道也夫凡氏借稱夫人久矣天王當正其非禮之
罪今反成之為夫人非重喪王則死以知其非也舍不及故
言敏既舍又賜故言且惟明知其不及事而特使敏之以示恩
故不書未三月辛亥三十葬我小君成風既以夫人之禮

夫

之禮葬之又別為之謚季實書以示譏也夫以妾敵父則卑君
父之躰以妾並配則黷嫡母之尊禮曰妾不得躰君又曰妾之
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廢子為父
後者為其母總蓋與尊者為一躰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母以
子貴非禮明甚大夫春秋之旨矣王使召伯來會葬君天王不能正之
及使棠叔敏舍且習示已厚矣今又使知會其葬恩數有加焉
可謂無天道之甚故再不稱天以深貶之既葬始末會又見其
不及事也夏公孫敖如晉聘也王會且賜矣又未會葬矣捨
秦人入都都楚屬國也初叛楚即秦既又叛秦敏楚故秦

其

強去郢而都都聖人書秦之入都所以深罪晉襄之奔秦也秋楚人滅六六皐陶之後也
今年滅六所以敢肆其惡逆如此者以中國不問其殺逆之罪故也冬十月甲申二十許男業

卒許僖公三十三年其子錫我立是為昭公六年是年閏春苑許僖公月魯往會而著其夏禾子

孫行父如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使行父繼舊好且娶

為氏季氏自是秋季孫行父如晉向晉侯之疾也故求

心以事天王則魯八月乙亥十晉侯驩卒晉襄公立七

遂如晉葬晉襄公御共喪事非禮也因晉殺其大

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此二事也而連書之何也曰晉射姑出奔

由晉殺處父也晉殺陽處父則射姑何為出奔曰射姑殺也射姑殺則何以祿國曰君漏言也初晉襄公欲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乃謀於陽處父處父謂趙盾能且曰使能國之利也襄公曰諾既而公謂射姑曰吾欲使盾佐汝今汝佐盾矣及襄公沒處父主境上之事射姑問晉之喪使人殺之夫君不密則大臣春秋之作所以明微知父本為國奉能而其見殺實因襄公之漏言故以專殺大夫之制書所以儆天下之為人君者也昔宋太祖誠江夏王曰凡事皆應謹密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志信之款也豈知此耶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亦所以釋上累也按二年及晉如父盟以其仇公也故不書族以貶之此書陽處父則以明其死罪異乎宋山矣射始奔狄是自奔於中國也射始者狐偃之子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日告月常月之告朔告朔者廟每月朔告于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受之乃祭一月之政頒于其國故又謂之視朔必受之於廟者孝子敬養

於先君不敢有專故朝于廟而告之曰朝之者緣生以事死親存則朝朝而夕久已死不敢忘故感月始而朝之也至閏月則雖有晦朔而无取令可察唯朝廟告月而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此書不告月則是常告也文公以閏為附月之餘故不復告月則不成朝廟之禮矣猶者幸其不遂已之辭也苟知朝廟之禮不可已則告月之禮曷為而可已哉按漢律歷志是歲亡閏而置閏者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故經曰閏月不告朔言死此月也

七年春公伐邾

間晉

二月甲戌

取須句

僖二十二年公

伐邾取之以故須句子矣後復為邾所取令公又取之實文公子季以成倍公之志先書公伐邾而后書取須句者以見始則檀輿兵以伐人之國既又奪取其地

遂城部
自伐邾至取實人之叛臣重其罪也故謹其月日

外非一日又因而城部勞民甚矣城部所以備邾也內臣死遂遂城部者不君乎公也不君者何先君取須句而故其君公取須句而不顧其吾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城成公立十七年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

共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為昭公以國宋人殺其大夫

昭公初即位欲去群公子群公子率國人以攻公乃殺公子固公

孫却于公官稱人以殺非有主名也大夫不名又非大夫之罪

也殺責無所寄直志戊子初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其亂無政而已

令狐之戰非因穀之役而報復未已也晉使逆公于雍于秦既

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之納不正兩國大夫輒廢

置人君皆罪也故悉毀而人之晉懼秦之不肯已遂擊之故書

晉及而不書秦敗者秦非志于為此戰也所以惡晉也晉趙盾

實起此戰特推為首惡以其舍世子而外求君又晉先蔑奔

不能終反自將而禦之二三其德不令之舉也

秦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既而食言及秦加兵于晉則先

秦故不言出也雖然趙盾之議先蔑之使志在靖國非不忠也

而明不足以慮難是以前於此然則定國天策自有常經豈可

易狄侵我西部晉間晉難而伐制則狄亦間晉難而秋

少

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凡盟會皆列叙諸國惟文公之世再

盟一會但云諸侯者中國無盟主也何則自晉文以來世主諸

夏之盟襄公既歿趙盾既背秦約而立靈公懼諸侯之討已故

不以靈公會諸侯而已臨之諸侯知靈公年廿政在大夫而靡

然耳心悅首而與晉大夫盟故春秋內存言公外統言諸侯而

不列叙者亦無盟主且見趙盾之專也何以不斥趙盾盾而置

君廢君居然晉大夫而已晉會諸侯而大夫臨盟是大夫會之

也盾之專施於靈公可也施於諸侯而諸侯者聽之亦所以慚

諸侯爾及新城之盟後列叙者以諸侯再會晉而盾復主之故

特列叙以見靈公不君而政在趙盾諸侯微弱之甚皆聽命於

盾也自是終靈公之世未嘗一合諸侯至黑臀立始有黑壤

之會耳或曰齊桓以前未有盟主何為盟會以爵列為次耶曰

是時未有同攘夷狄之憂其相盟會者諸侯自相疑貳耳雖無

盟主又冬徐伐莒諸侯盟會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桓為

何害焉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為其能去夷即葦不復侵犯中國故

也冷輒興兵而伐莒莒如有罪不可不討則且告于盟主以開

之乃自奉師長此安窮必以中國无盟公孫敖如莒泣盟
主是以敢尔故聖人復以夷狄書之
營為徐所伐故未求援而請倭洮之盟公孫敖
娶于莒故許其盟而請往蒞之教之奔莒本此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兩晚无事義秋八月戊申
天王崩襄王在位三十三年冬十月壬午

按歷八月戊申晦天王崩襄王在位三十三年冬十月壬午
不書晦史逸之

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初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未請盟得遂歆

坊而自東漢以來猶與我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難也甚至於神刑陸沉者

丙戌初奔莒天王崩魯侯不奔其喪國卿出會盟于畿內

丙戌初奔莒天王崩魯侯不奔其喪國卿出會盟于畿內

丙戌初奔莒天王崩魯侯不奔其喪國卿出會盟于畿內

丙戌初奔莒天王崩魯侯不奔其喪國卿出會盟于畿內

丙戌初奔莒天王崩魯侯不奔其喪國卿出會盟于畿內

丙戌初奔莒天王崩魯侯不奔其喪國卿出會盟于畿內

丙戌初奔莒天王崩魯侯不奔其喪國卿出會盟于畿內

丙戌初奔莒天王崩魯侯不奔其喪國卿出會盟于畿內

丙戌初奔莒天王崩魯侯不奔其喪國卿出會盟于畿內

丙戌初奔莒天王崩魯侯不奔其喪國卿出會盟于畿內

九年

項王即位春不書王正月

毛伯來求金

公孫款既

伏 氣

不至京師而奔晉遂不供天王之喪毛伯於是乎來求金不曰求聘者周人諱以喪事求也文勝也不曰天王使者王在諒陰之中百官總已聽於冢宰書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冢宰當國之文也夫冢宰秉國之鈞豈可以用度之闕而下求於諸侯又况新君即位德未下於民固不可遽以王命誅求於天下也不書王使其意深矣以此為坊而後世猶有假仗主威晉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者夫人姜氏如齊

非此三者則書之此悞

二月叔孫得臣

如京師辛丑

苑并襄王

天子所以七月而葬者欲使諸侯畢來會也禮無郊共葬之大夫若有王命止之則使上卿可也

得

魯不討公孫敖之罪遂廢聘禮以致毛伯來求金於是不得已而復使叔孫復臣如京師季然則得臣之如京師本非會葬也據二十二年叔鞮如京師葬景王此乃會葬之文也惟得臣如京師本非會葬故別舉辛丑葬襄王以重晉魯之罪也

人殺其大夫先都

凡稱人以殺者固亂无政眾人擅殺之詞也先都以作亂見殺而稱人者

晉政不自其主出而趙盾專生殺之權故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行不

致此杜致者聖人傷文姜哀姜之亂而出姜又不安于魯終以子弑而去故謹之而從始至之例且見其無故而出危其失位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及者累緝也累者必有可愆者

主莫

也夫先都士穀箕鄭父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稱人以殺當是時晉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故則此三者獨无可議從未減字而皆殺之故殺皆稱人而鄭箕又稱父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

楚不伐鄭久矣

而靈公年少中國无盟云楚雖負弑逆之罪而中國莫敢誰何益無所顧忌至是遂伐鄭欲與中國爭盟也於是復見存桓晉文之有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自

於諸夏矣

城濮之役不復事中國矣於是而伐却不可不救也然奉丘國之兵不能討楚國弑君父之賊乃奔走以救却亦見中夏之衷矣夫晉至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令既救之又不及楚夏狄侵師故悉畏稱人然書曰救亦善之也蓋存其意也

齊晉宗諸侯而兵不禦楚齊僅自保而力不支狄夫狄不秋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其強則桓文之緒亦可謂衰矣

八月曹伯襄卒曹共公立三十五年以下哀侯人之詩觀之其為君可知矣其子壽立是為文

公九月癸酉按曆九月癸酉朔不書朔史逸之地震地道安靜以震為異震故謹而日之

春秋五書地震此其始也冬楚子使椒來聘此見中國先盟主故夷狄敢通於諸大國而晉亦不能以禮義謝絕之也夫楚自僖公以來雖交通於中國至人以夷狄僭逆之故但書其君臣皆曰人而已至是齊晉曰襄楚雖有弑君父之大惡而中國不復敢問之及與交通而使之

按跡於中國聖人憫華夷之无辨也於是書其君臣同晉中國之例夫天下之惡一也弑父與君人人皆得而誅之令中國不能討楚子之罪反受其聘是甘心與會獸同也於是楚遂入

為中國之患而不可遇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禘

矣椒之不氏與秦術同魯之助晉故來歸僖以觀魯之情也然僖公薨已九年成風死已而年其葬久矣而秦方以禘為若魯不能以非禮却之將焉用之手長以不君不大夫不使皆狄之也狄之者未能用周禮也成風於僖公重曰母子而先君後夫人者禮當然也以過時始至故曰來歸夫庶子為君者為妾母無服魯僭成凡以夫人之禮天子猶未含且昭則秦人歸

之禮天子猶未含且昭則秦人歸苑十曹共公

之禮天子猶未含且昭則秦人歸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

之禮天子猶未含且昭則秦人歸罪

十年春王正月辛卯臧孫辰卒

其竊位又譏其不仁者三不智者三而魯人師其言以為死文仲也孔子譏

而不朽蓋非立德立功者也立言而已其子許立是曰宣叔宣叔

秦伐晉此先蔑討盾也初盾捨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復顧義理之是非唯以報復為事

秦伐晉悔之正也秦不復顧義理之是非唯以報復為事

秦伐晉悔之正也秦不復顧義理之是非唯以報復為事

秦伐晉悔之正也秦不復顧義理之是非唯以報復為事

秦伐晉悔之正也秦不復顧義理之是非唯以報復為事

夷狄之道也故重敗秦以見肩之能悔過而無衣之詩楚殺

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民而不與民同欲豈謂是耶楚殺

其大夫曰申申亦城僕之敗將也此面而事執君父之

悲也已曰申字子而楚有兩子西其一則公子申也皆楚之用

事者或曰管仲子產而及於子西孔子告之曰彼哉彼哉蓋以

其夷狄非吾黨之士故劫外之不復論其賢否自正月不雨至千秋七月此

歲之望盡矣八月無雨無及也故及蘇子盟于女栗

不書雨且見公之怠於民事也及蘇子盟于女栗

內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內交不敢貳至尊也今項王新立而

諸侯不朝及使大夫出聘以盟諸侯而公遂敢與之盟則惡甚

矣故不敢斥公而沒之沒公亦以譏蘇子也天不雨僭之外也

而繫以女栗之盟是惡知正厥事哉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

天地為之感變而人妄行之皆如女栗之盟莫之非也此春秋

所深貶公也雖然公從霸主而盟王臣多矣未嘗沒公何也蓋

有首惡者冬狄侵宋秋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則國

故不嫌也楚子蔡侯次于干一厥貉此楚子將來諸侯

幾亡矣此兩楚子蔡侯次于干一厥貉而經不著其事者

蝨之咎也楚子蔡侯次于干一厥貉而經不著其事者

恐諸侯疑貳欲前而未敢也夫楚子者弑君父之賊死有餘罪

而中國諸侯如宋陳鄭之君乃皆僂首而聽命焉豈其敢肆暴

橫于中國矣聖人不使夷狄遂加于中國也故於此不從諸侯

會盟之例而特書曰楚子蔡侯次于干厥貉而已次者遲疑不前之

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以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唯蔡侯首

附夷狄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厥後諸侯知中國之不可棄復

同盟于新城非若蔡侯之堅附楚也則此獨書蔡侯者其旨深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廉此年不書王者見中國諸侯

之廉子逃厥貉之會故楚子伐之楚子侵伐諸侯至是遂稱爵

矣以是見中國諸侯自會厥貉之後皆不能如楚也成二年會

羅之後金其大夫帥師亦出主名一同中國夏叔彭生會

蓋聖人掉中國無盟主故不以夷狄傳之也夏叔彭生會

晉卻缺于承登承登宋地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叔彭生

蓋公子牙之孫叔仲惠伯也經不書其

卒者據左氏文公薨公子遂欲立宣公彭生不可既而遂殺世
子惡而立宣公又以世子惡命召彭生入而殺之聖人以其不發
伸遂之姦謀而禍及嗣君又及其秋曹伯來朝喪畢而公
身故略之畧之者乃所以貶之也

子遂如宋

為司城蕩意諸故也意諸之畧不書者彼之未
奪本非其罪義可以畧異乎宋華元衛孫林又

之徒狄侵齊

七年之間狄三侵齊非特齊之不競也亦當
秋之方強耳秋之強如此乃所以大鹹之功

也冬十月甲午

初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我地
叔孫得

臣最善射者也狄既侵齊而後之魯叔孫得臣以一矢斃其酋
首故不言帥師春秋書敗狄者皆不書戰不待戰而敗之喜中
國之勝也喜中國之勝者不與狄之抗中
國也是以謹而日之狄敗不曰師賤之也

十有二年

是年閏十一月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莊八年夏師
及齊師圍邾

邾降于齊師夫邾蓋魯同姓國也而與齊同圍之自是降于齊
而為齊屬國今為齊所逼而復來奔魯故書邾伯來奔而不名推其

所由然深以罪魯也

杞伯來朝

杞復稱伯豈以其國或
小振歛王命既墜霸主

以國之大小易其班諸侯以國之
強弱變其號此之謂其命亂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女子金許嫁等而字若未及嫁而死自十九以下皆為殤成
人之禮固有差等而文公不以正禮卒之過於常制此春秋所
以譏

夏楚人圍巢

楚遂取之為屬邑後為吳所滅
秋

滕子來朝

此滕昭公也以文公之愚闇而曹杞滕之君皆
相繼來朝則置天王於何地耶滕在隱十一年

稱侯而此稱子者國微弱而
禮不足春秋因而錄之也

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者壽秦
也壽秦者進

之矣前此未敢僖公成風之極蓋將來聘而以此先之也今使
術來聘意在晉耳夷狄而能進以禮是亦中國也然夷狄之君
越千里而來聘魯不能以禮外之則又將越
千里而報聘矣術不書族以夷狄故略之也

冬十有二月

戊午

初五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何曲晉地秦報令狐之
役也凡戰皆以主反客

今秦伐晉既退而晉追之至河曲而戰晉莫適為主也故不書
及二國報怨償禍迭起師徒其罪均也故皆人之不書敗者而
無敗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郟
春秋書城二十九而帥師城之者二

此及哀三年城落陽是也必帥師者畏也畏非
城之道也夫勞民而城且不可况帥師以出乎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
存天道王法也
夏五月壬

申
按歷五月壬申朔
陳侯朔卒
陳共公立十八年而卒
不書朔史送之
何以不書葬曰共公

背中國即夷狄而死亦異於成公午之得正而斃矣是以不葬
也其子平因嗣立是為靈公明年預於新城之盟始自枝於夷
也
邾子蘧篚卒
邾文公立五十
年其子獲且立
自正月不雨至

千秋七月
此一歲之望矣八月雖雨
無及也文公怠於民事如此
世室屋壞
為始封之君故其廟曰世室世之不遷之義也觀春秋文公事
宗廟最為不謹非所謂卑宮室而致孝乎鬼神者也况世室者

人子所常有事要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又常以時黜聖之豈
有將壞而不知且又無淫雨之災而其屋自壞此乃所謂變也
天人之際可不畏哉世或
作太叔太子太叔同義
冬公如晉
公為尋盟
而朝晉也
衛侯

會日公干盂
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會之也盂之會
欲因公而諸平
狄侵衛
衛侯輕出其國狄人乘間侵之然
不能為中國而攘夷狄使無侵軼
干晉也公許之
而惡諸侯之貳此春秋所以矜
小國之多虞而善公成之也
十有二月己丑
按歷十二
月無己丑

在十一
公及晉侯盟
公朝晉而諸
盟故書公及
公還自晉鄭伯會

公干非
公還自晉未至於魯而鄭伯因就會公于非亦因諸
平干晉而公皆成之季初衛鄭合晉而從楚豈得已
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微可待姑為一時之計尔而晉未之
祭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舒兩國之禍春秋善和難故詳

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
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

當點

馬

請

請

請

十有四年

頃王崩葬皆不書也公御爭政故不赴而諸

王正月公至自晉

公自去冬初如晉則因于衛會既盟晉而還則又因于鄭會久于道路而不朝

正于廟故書

邾人伐我南鄙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吊季不敬故邾人來討夫欲修鄰好而反

蒙見討也魯人有以取之而邾人時以使人不敬而遽興兵以伐人之國則又甚焉

叔欽生帥師伐邾

邾之報也欽生帥師往伐其目則又甚焉

邾

邾之報也欽生帥師往伐其目則又甚焉

夏五月乙

亥齊侯潘卒

此昭公也立十九年夫孝公名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春秋惡之與不書吳越

之葬同其弟舍立蓋子叔姬所生也結為高人所殺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國同盟于新城

新城鄭地也冬鄭衛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然諸侯始皆相會耳眾議既合而後盟且謀納捷菑也

故別書矣晉同盟以惡之夫天王崩葬諸侯皆若不聞而晉為盟主政在趙盾乃皆俯首而與之同盟可乎而陳侯居喪出盟又不待

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

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孛子曰君若不

改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然則孛之為變甚於彗矣且斗有環域而孛星自外入于中此變之大者劉向曰君臣亂於朝政令

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言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夫孛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示人顯矣可不懼哉春秋三書孛皆以

謹人君公至自會而此先致公者見諸侯皆使知行也自是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蓋邾之奔亡公也晉趙盾專執國

政既受它國奔亡臣子又擅會諸侯之兵歷宋鄭滕薛復入于

乘之國欲愛人之立諸國皆俯首從行莫敢以正義折之者至

邾城下而後盾自知其義之不可而弗克納故不書諸國而獨

舉晉人也夫廢置諸侯王者之事而陪臣專之罪莫大焉然聞

義能從亦愈辛遂矣春秋以改過為善故稱人以沒其罪捷菑

不容誅故不繫之邪也 九月甲申 初公孫敖卒子齊

其曰納者不當納之辭 此著典刑之懷也夫公孫敖廢命奔莒此誅廢之罪也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於是乎許之復故爵祿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兄弟宗族猶存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齊公子商人弑已矣所以特書其卒且為齊人歸喪起也

其君舍 舍之為君所以正高公人之罪也若以未踰年而曰君者正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故聖人原情而立此義晉齊不止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於此商人自立是為懿

宋子哀來奔 春秋之法自外至者非有罪則不名自節顧義理如何耳豈有不義其君遂若匹夫之奔逃乎若但書其未則不見奔義若書某來奔則與有罪者等故書字以示義

季子來歸不書 久單伯如齊 齊商人弑其君舍舍蓋子出奔蓋為此也 齊商人弑其君而囚其母又怒單伯之來請因誣使單伯如齊以請子叔姬焉以其夫 齊人執單伯齊人

執子叔姬 單伯以淫子叔姬而併執之春秋兩書齊人執者不可及也不可及者所以明單伯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者誣也然聖人不直書商人執而以齊人執之之辭何也商人罪惡已著矣齊人不能討弑君父之賊俱北面而事之又聽執其君母而加以汚辱之名則黨惡之罪均不可赦故兩書齊人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且以辨單伯子叔姬之誣也

十有五年 巨王春 去歲頃王崩葬魯不奔赴是無王也自是不書王而於公之末年書王以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使魯能依其政刑則齊亂可以義討今又遇辱而

正季子孫行父如晉 因晉以請豈 二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之職國兵非自取之乎 能其大夫而華耦為司馬不由君命擅來求盟故不言宋公使而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以罪之其來盟奈何宋司城之來奔

馬 與

馬

魯實復之故宋之權臣德魯而願盟此其意可見也耦既未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秉其祀其敢辱君聖人以耦無故而暴其祖因書曰華孫者明此司馬乃華督之孫言孫所以正其不能祖也不名者義不繫於名也

夏苗伯耒朝

五年而兩朝於魯魯亦晏然受

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而歸公孫敖之喪執至而歸死所以惡魯也然其

歸之也亦以敖之子請之故也請之故不曰以歸不曰耒歸不曰歸自齊且敖者公子慶父之子穆伯也慶父桓公之長庶而欲自同於正故不以伯為字而稱仲其後以字為仲孫氏故春秋祇書仲孫而國人以其實生長庶之後止稱孟孫所以論語稱孟孫問孝而左氏亦皆謂之孟孫蓋從衆人之同稱也凡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敖蓋先君之宗御而文伯惠叔皆其子也魯既討之復而立其子為仲孫氏矣豈有臣其子而不使之奔其父之喪者卒宗公族之恩篤君臣之義則姑聽其家以其喪歸可也雖然聖人以齊人自歸其喪為文蓋明六月辛丑朔款之喪在齊而已歸與不歸非魯之所得專也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莊二十五年三十年皆以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

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者必以為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嗚呼後世人君奉行先朝故事而不顧義之可否雖有甚害亦因循不改自謂遵制揚功以拒絕臣下之言者多矣皆因陋襲誤不知春秋之旨者也

至自齊

內大夫為他國所報執而見釋者皆書其至以見執非其罪且執之書則其歸不得不著也

卻缺帥師伐蔡戊申

初入蔡

蔡侯既與楚子次于厥貉故新城之盟不

與焉晉卻缺帥師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服然後入焉見蔡雖附楚楚人不之救也故書戊申入蔡而足以知楚之不足恃矣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以甚晉也然晉魯不修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貳則亦難矣故言伐書入甚之也謹而日之又甚之也足歲蔡侯甲午卒不書蓋以其附楚不以中國待之也其子中立是為公

秋齊人侵我西鄙

齊商人篡弑其君又執其君母又執我國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于我

故書侵以惡之
又賤而人之
季孫行父如晉
一歲再如晉
冬十有

一月諸侯盟于扈
齊人賂晉故弗克伐但盟而已公
尋新城之盟且為我故謀齊難也

以齊難不與此盟夫晉為霸國而齊弑其君莫能正之諸侯又
莫之討若謂諸侯不專征則因常弑簡公孔子請討季夫豈非
不義而孔子行之今晉號為主盟而趙盾實執國政其勢力亦
足以率眾諸侯而諸侯亦皆從命而皆不足以有為是以
春秋不復列叙者以示中國無盟主也無盟主者不伯矣公也不
伯矣公者政在者盾也政在盾而諸侯無爭之事者盾之能也盾之
能而不伯矣公者春秋之意也著盾
十有二月齊人來

歸子叔姬
晉會諸侯盟于扈受齊賂而不伐齊故齊人自
歸罪在姬也此書齊人來歸者罪在齊人也未有子而黜其母

也若曰姬無罪也齊人自來歸之云爾又異字款之喪也春秋
內子叔姬之事故異其詞以辨之然不直書齊母何也夫天下
豈有無母之國哉而商人至於於因執其母則人之所不忍言者

也故以父母之辭錄之曰子叔姬蓋白魯人為之辭
不澤便為商人之母此春秋所以存天下之大教也
齊侯侵
我西鄙
諸侯為扈之會不能討齊國弑君父之賊及受其
賂而還是成商人為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以罪

諸國之會于扈者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為遂益肆
其威且恚魯伏晉以謀已故一歲而再侵我西鄙
遂伐曹

入其郛
計其來朝我也惡魯而及曹非理甚矣夫齊商人
我君而自立諸侯會于扈謀伐之晉人取賂而還

致齊益無顧忌使我曹以肆其暴豈時齊有罪乎亦見諸侯伐
之能亂矣凡伐不言入其郛者甚之也殆矣哉幾入其國矣
非時若侵魯而鄙而已也因我而加兵于曹
日侵可也而曰伐者討其朝魯執辭正也

十有六年
是年自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侯晉

既初不在諸侯齊侯恃強教
見侵伐故魯不得已而事之
齊侯弗及盟
以行父當齊侯
盟也而曰弗及者取也內辭也然亦行父奉使使辭謂公有疾
致齊侯拒而弗受耳如必待公親自出盟則魯亦安用臣子為

反得

顧特

特西

哉雖齊侯之意必欲與公盟則使臣當善為之辭可也且受命不受辭者使臣之職也今不能專對則罪在行矣季子三思曾是不思何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朝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
故其奉王朔告於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校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朝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不書耳此時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侯不疑耳是定哀間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見魯君日尋盟會常不在國廢禮多矣然而其禮未亡此孔子所以愛之也
六月戊辰初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陽穀之會齊侯弗及盟者非特行父奉使之失也晉為魯故會諸侯于扈將以伐齊齊侯賂於齊而復求盟所以得盟于鄆丘則有辭矣謂公四不視朝實有疾故也然則春秋書公四不視朝非特識公之怠亦以見公遂得盟之因則知此盟非齊侯之所欲故明年齊侯復伐我西鄙僅能少紓而日之

秋八月辛未初夫人姜氏薨僖公夫已是以謹而日之

文公 毀泉臺

有蛇自泉臺出而聲姜薨故毀之蓋譏其妄也重氏力而為之又重氏力畏妖祥非明民之道也夫泉臺先君之所築而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率秦巴以滅

人之國則秦又聽服於楚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自是遂與中國盟會而晉衰因殺之役報復不已自是失秦矣夫秦兵之強後世莫及焉使其拱和以攘楚且討其弑君父之罪蓋有餘力而晉衰反卒秦以資楚此中國所以不振也故春秋前書秦人入郟此書楚人秦人楚率秦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昭公立九年不能其大夫國人襄夫人亦惡之乃因其田師甸攻而弑之立其弟鮑是為文公其稱人以弑見國亂而無主名者所以微天下後世之為人君者也不書葬賊不討也不討賊者謂君之罪也或曰杵臼之死襄夫人為之也雖因國人以首禍豈得遂委之於眾耶夫人淫於其國父安能有所為由杵臼失眾之久故能乘間而發若專歸其罪於夫人則杵臼失眾之惡無自而見推以眾言之則夫人之罪在其乎矣此之謂善志或曰春秋之世君以無道致禍者眾矣独杵臼與齊商人莒

密周祿人弒何哉天之所廢必若桀紂然以桀之虐民欲卒之
借亡而成湯放之猶有慈德以紂之不善德北離心而文王事
之猶不敢違况君罪未至此而輒為賊害之計乎故春秋書
弒賊之名所以正臣子之惡凡稱人者所以示人君之戒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宋人弒君而晉荀林父會衛孔達陳公孫寧鄭后楚同討之遂立文公而還夫行天

討而反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以知書昔田常弒簡公孔子沐
浴請討之曰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况正居郊大夫之
職者乎春秋之誅逆亂如魯宣公者與謀也如楚子比者與事
也若宋文公始無弒君之謀終無弒君之遂而天下以為弒君
者有其情也今諸國之師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貶而人之
不亦亘乎自閔僖以來陳常在衛百反四月癸亥初葬我
上令卿會在衛下非上卿故也

小君聲耳姜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葬夫人而稱小君者自四方會葬者言之故

用緝諸異邦之諱也九月而卒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為之諱六

禮也文公三不與諸侯盟會四不視朝又齊侯伐我西部

緩葬其母則公之怠於國事可知也己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

於此見鄭立之盟無益矣晉不能救故公竟不親與齊盟然書公及者是公欲之公

意也是以諸侯會于扈前書諸侯會于扈為不能討齊

謹而日之諸侯會于扈略也此書諸侯會于扈為不能

討宋略也宋文定而昭公之賊不討則是輔秋公至自穀

其亂也故不復列叙諸侯見中國無伯主也

穀本齊地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之齊人以是憾魯今

公不與扈之會而盟強齊于穀苟免齊難而已是可見也且書
至自穀則不會冬公子遂如齊侯盟而公子遂復往者
于扈可知矣政在遂故且見齊侯莫也
弒而諸侯反畏之如此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

北公薨于臺下

臺下非死

所不正 秦伯罃卒

秦雖伯益之後本所庸也辟在西夷自秦
仲始大至平王時秦襄始有 功於周

其終也 秦伯罃卒 罃列於諸侯賜壽為伯及康公頒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
聘盟會遂霸西戎九年未敢倍公成凡之德始與魯通好至是

遂言其卒而吊其 夏五月戊戌 齊人弒其君商人
喪也其子衎立

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以弒君討之則以賊書商人弒君自立至
千五年宜加討賊之辭而稱齊人弒其君者齊人指不討賊皆

北面事之遂令商人專行為道而即鄂闕職乃自以私怨殺之
故以弒君之罪歸之齊人以誅亂賊之黨且見齊無臣子而商

人得遂為君也既君之復弒之則伐篡代立相弒之禍何時而
已故金魯桓篡弒自立聖人不沒其罪然亦從而君之所以明

君臣之大義定萬世之法此但不出弒君之名以著商人有以致
之也於是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而立之元桓公子也

是為 六月癸酉 葬我君文公 惠公 臣子之私謫也 秋
惠公 葬我君文公 臣子之私謫也 秋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
事一卿乎是時公子遂將弒

嗣君而立宣公謂叔款生曰君幼如之何對曰吾子相之老夫
抱之何幼之有遂知其不可與謀乃與得臣俱如齊諸立宣公

齊侯討之然則 冬十月子卒 子者文公之世子也子
卿借往罪不容誅 般子野卒皆名此不名何

也不忍言也文公夫人姜氏生惡及視其次妃敬嬴生宣公而
私與公子遂通於是公子遂弒子惡及其母弟視而立宣公宣

公之立預聞乎弒也故子惡雖未踰年未成君聖人不忍名也
是時叔款生死君命何以不書貶也人臣無將而必誅公子

遂之將款生知之矣助乎殺子惡而立 夫人姜氏歸于齊
宣公者款生為之也是以貶而不書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此書款者大款也一去不返之辭也夫亡矣子弒矣而逆賊篡
立矣嬴氏為君母矣是夫人有可去之道故自斂于齊享君子

以為姜氏則見微者也先書子卒而繼書夫人姜 季子孫行父
氏歸于齊則知惡及視皆死而夫人無所依矣 季子孫行父

如齊 前年子卒書如齊後年子卒書如齊之與聞乎故也所
以惡齊也而季孫行父之罪則又不待致絕而見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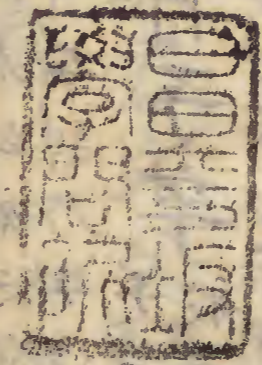
左氏宣十八年公薨季孫行父言於朝曰使我然適立廢以失
大援者仲也夫乃遂仲遂之族以此驗之行父實與公子遂同

大援者仲也夫乃遂仲遂之族以此驗之行父實與公子遂同

大援者仲也夫乃遂仲遂之族以此驗之行父實與公子遂同

弑子惡而立宣公故夫人姜氏歸于齊而行又遽如齊焉惡實
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訢而來討於是議納熙以請平厚此
見魯國臣子之罪昔曰弑其君庶其季它愛季它而黜僕
皆不可勝誅也
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故稱國以弑專罪嗣君
也蓋与殺大夫稱國同義春秋稱國弑君者四皆罪其嗣曰

春秋卷第六



文化茂展

